

蘇 平 仲 集

(六)

蘇 伯 衡 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美

撰 者 蘇 伯 衡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蘇 平 仲
六 冊

(本書校對者 楊靜齋 楊瑞文 胡達聰)

蘇平仲集卷十四

誌壙

桂府君墓誌銘

桂府君仲晦甫以洪武七年四月十六日客死南京。其子緝函骨還諸暨。卜以是多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葬於華亭鄉陳村之原。前事諸門泣且拜求銘以窆。始余見仲晦起布衣儒者。得千里之地而治之。遇事立決。嚴不失於苛。寬不至於縱。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庶幾窮經能致用者。由是樂與之遊。未二歲而仲晦就逮以去。去僅八閱月。仲晦則死矣。於戲悲夫。尚忍銘諸。雖然余知仲晦者。非余而誰銘乎。仲晦自未冠時輒推其家貲與其兄弟入太平山中。且十餘年。父得重膹疾。諸兄又或跛或亡。乃歸家授徒以養父。父沒。喪葬一遵家禮。兄弟之遺孤寡數百指。無一瓦之覆。一廛之耕。而以生以育。皆藉之仲晦。至正末。仲晦攜而俱避兵。孝義里不以急難輟其恩意。里人高其行。或致餽遺。雖居貧未嘗苟受。卽受後必償之。國初士率乘時赴功名。仲晦獨累薦不起。會詔徵儒者。有司起仲晦至京師。遂以四年冬擢奉議大夫。同知金華府事。初蘭溪民有以私鬻鹽繫獄者。其火伍夜劫以去。旣捕得之。上其獄於郡。郡當以在逃而抵捕者罪誅。連坐繫甚衆。其間有合得杖而久淹者。仲晦至。閱其牘。杖而遣之。後捕者之家奴訴於朝。下臺司取具獄鞠之。訖論如捕者言。諸署牘者例解官。徙中立府作室。仲晦坐焉。徙中立府三月。復徵至京。

師。後四月。竟以疾不起。於戲。仲晦而至於斯耶。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所謂天者。其果可必耶。抑仲晦嘗言。君子之居官也。職所當爲者。勉焉而已矣。豈復臨事而畏首畏尾哉。若夫利害成敗得喪。則有命矣。彼脂韋以求全者。非不計較。而詎知禍釁之來。常出於智巧之外。故吾服官以來。事無大小。義所在。未嘗首鼠也。其自信如此。而猶以是瑣瑣者。爲仲晦寘悲喜焉。則余之知仲晦亦淺矣。仲晦之厄。金華人聞之。哭之多失聲。此豈徒然者哉。仲晦名昱。世越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母費氏。其生以元之延祐甲寅二月四日。娶薛氏。子一人。緝也。予嘗因仲晦自號。撫其羣行爲著尊生子傳。而語仲晦曰。乃若歷官治行。尙當書之。而今遽銘其藏。是則可歎也。銘曰。際可而仕。亦順乎命也。隨試而効。厥有攸蘊也。正誼而行。要以自靖也。方駕而蹶。是以無悶也。又不有年。天之未定也。旣全其歸。抑又何恨也。

趙州判官張君墓誌銘

余遊平陽。邑之士致孝於其先祖父者。多謁余銘其墓。而張生屋實騰錄。一日。屋閣筆。泫然出涕。怪而問焉。辟席曰。人之父母。皆得公銘。以爲不朽之托。而屋之先人。獨不得公一言。以傳不朽。是以竊自傷也。余哀矜其情。命以狀來。屋乃屬其父友金滌先生。具世系爵里。因其仲父正。再拜申請。乃爲取而誌之。曰。君諱明善。字思誠。今以字行。姓張氏。溫之平陽人。其先自閩來遷。始家金舟鄉原。與宋端平間。迪功郎殿尉副。又遷居縣西登瀛里。曾祖泗。咸淳鄉貢進士。祖文奎。博學善斷。州推爲三老。父邦榮。以孝行聞。母林氏。

宋太常寺簿鑑之曾孫女也。君生三歲病疹。醫者以爲不可治去之。是夕醫者夢老人曰。張氏兒。令器也。何不飲以解毒。飲明日持以飲之。果愈。稍長。自知力學。年十五。父沒。執喪哀甚。善事其母。從進士孔克表授尙書。遭世大亂。隱居養母。以信誼重於鄉閭。其文辭猶有聲搢紳間。國初。孫安以行中書省照磨總制平陽。辟君參贊軍事。時甌閩皆未入版圖。君馳詣行省。白攻取計。今曹國李公任方面之寄。一見語合意。不覺席之前也。與之議論連日夜。欲留之幕府。君以母老力辭歸。洪武元年。按察僉事熊鼎以賢良薦於朝。擢將仕郎。真定府趙州判官。自內出。白金文綺繪布賜之。母妻皆與焉。旣蒞事。州民猶有保雲龍寨者。而征虜副將軍鄂國常公欲屠之。君曰。皆良民也。吾爲天子牧民。坐視可乎。詣軍門自言。願奉揚天威。往諭之下。鄂國許之。卽抵雲龍寨。呼其酋。曉以逆順禍福。其酋猶豫。左右趣君還復命。曰。不爾。將以後期。併就誅矣。君曰。以吾一人易一寨人之命。吾固甘心也。卒諭下之。所活無慮萬餘人。明年夏秋大旱。君齋戒。走羣望懇禱。連雨三日。歲以有秋。方戒使者歸。御賜綺繪爲母壽。且迎致就養。而明年三月三日。君竟以疾卒於官。得年四十有三。在官二年。平易以得民。廉慎以馭吏。獄無淹囚。庭無留事。里無橫斂。民安而吏畏之。至是會哭於庭。其哀戚與喪其親不啻。季弟正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負其骨來歸。壬戌十一月甲申。祔於崑山先墓之次。配韓氏。志節卓然。子男二人。屋其長也。次堅。君卒時。屋五歲。堅三歲。皆君二弟卵翼之長大。則君之教行於家可知矣。銘曰。

鸞鳳之儀。玉雪之姿。學無不窺。材足有爲。出遭聖時。爲良吏師。州民危疑。保厥險巇。諭以德威。投降恐遲。

千百毫倪。乃免誅夷。載拊載綏。歷歲載蕃。民莫不懷。吏不敢欺。命也難知。竟止於斯。不究設施。有識嗟咨。老母在閭。弱妻稚兒。望君來歸。而歸以尸。亦孔之哀。孰不涕洟。崑山巍巍。遺塚在茲。莫堅匪碑。刻此銘詩。君有餘悲。我無愧辭。

譚益之墓誌銘

公諱應辰。字益之。姓譚氏。伯衡所爲著行述。諱安榮府君。則公父也。母賀氏。府君素仁厚。好施予。號稱長者。吏卒至其門。謹避之。歲庚午。大祲。無賴子羣然具姓名。稱貸於富家。不問允不允。輒發廩取粟。且至府君所。府君以民命方急。欲因以乞之。公曰。借使因而乞之。彼未必以爲惠也。徒長効尤者耳。兒有以處之矣。乃集鄉鄰與之粟曰。積此將爲爾衆備也。幸相與守之。衆欣然願盡力。無賴子計沮。官尋亦捕實於法。嘗有質田於府君者。旣而其人欲自剄。冀歸其田。府君惴惴然。公曰。何畏也。出語其人曰。數畝之田。與七尺之軀孰重。我家翁未嘗不可以誠動。爾若以誠告。田無不歸者。今計顧出此。將執爾送官。況肯歸爾田乎。其人蒲伏求免。乃釋之。聞者相與語曰。譚氏有子矣。門戶之事。挺身任之。性明敏。而又有材局。符旦下。事哺已集。或科僭而吏舞手低昂。卽指撻詰之曰。我若吾父可欺耶。而輩猶欲襲故態乎。吏謝改之。則已不然。輒詣守長。發其奸。由是皆嚴憚之。爲人尙氣節。居鄉里。豪悍者抑之。善柔者扶之。拯其患難。恤其窮乏。而同其休戚。秋租額存而無徵者。諸里胥率取償於細民。公曰。細民饘粥且猶不給。寧尙堪此。出己粟以償。人多德焉。平生不治產業。家之金帛粟布。其季司之。略不經意。歲庚辰。居府君憂。訏陽上攻。瘡發於

吾本久而不痊。一旦增劇。曰。吾往矣。呼二郎來。二郎其季也。季來前。已不能言。第執其手。嚮諸子。作指畫。詔告狀者三。遂卒。至正辛巳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公以至元壬辰五月二十九日生。以乙酉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合葬石塘山先墓之次。娶蒹氏。淑靜而仁柔。生於元貞丙申六月二十三日。卒於至正壬辰某月某日。葬於旱塘。衡子男三人。福孫。壽孫。貴孫。女三人。未行而亡。孫男三人。榮。棐。集。女四人。尙幼。貴孫今易名濟。以忠武校尉爲管軍千戶所鎮撫。戍平陽。使過金華。諗於伯衡曰。痛念先人垂沒。口不能言。而猶欲詔告之。豈無望於藐諸孤哉。夙夜兢懼。弗克上副屬望之意。際遇聖朝。幸以尺寸忝獲位序。所以致是者。皆先人積累之效。願以馳驅南北。於其勛躬樹德以前承後引者。揭辭墓隧。昭示後昆。久猶缺焉。敢以爲請。於戲。元之將亡。大家右族。棄骨肉。去墳墓。散之四方。而其後無唯類者。豈少哉。濟獨克保其宗祧。於播遷之餘。而又克立功成名。有祿入以供祀事。斯易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矣。推原本始。播以銘詩。俾子孫知其所自。禮亦宜之。其世系見府君行述中。乃銘曰。

譚在成周。附庸之國。後併於齊。子孫四出。以國爲氏。世有顯人。公居湘潭。端明之孫。材足有餘。而不樂仕。儲德於身。以開令子。桓桓令子。旣武且文。爲天子使。望于一軍。孰流之長。匪源之濬。惟本也豐。其枝斯盛。爾孫爾曾。視此刻銘。尙思厥自。益謹其承。

故庸齋吳君墓誌銘

昔元氏有國。自延祐之後。士多尙彌文。而馳騁虛名。其於問學。不免苟且。尙何望修身踐言如古人哉。及

至正以來。而其風寢靡焉。平陽吳氏。於其時曰苗府君。曰海府君。曰涉府君。皆刻意於經術。力行於家庭。抗志不仕。自足山林。以孝友忠信禮讓廉隅表勵其族。鄉黨而涉極爲遠近學者所宗。尊之曰金州先生。於乎。可謂特起於流俗中者矣。君於苗爲曾孫。於海爲孫。而涉之子也。名舉。字子庸。材尤克肖。能守其家法。爲人聰穎敏達。博極乎羣書。而邃於史。古今理亂存亡得失是非之際。無不貫穿。其辭翰亦清潤可喜。平居直諒。不以言爲容悅。遇事裁決。動中肯綮。君之爲子也。養志爲先。親所欲爲。委曲承順。不以家之貧而儉其親。肥甘輕煖。皆不失時。得美味數舍外。輒持歸以爲奉。時物親或未嘗。人以餽之。不先嘗也。親沒。哀毀頓絕。三日不近水漿。親戚懼且致疾。強之食。始進饘粥。葬祭一遵家禮。人咸推其能孝。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篤於教子。旣延致名師於家。又飭禮幣使之遊學。而教之先踐履。而後文藝。蓋恇恇焉待宗族情文兼致。吉凶赴告。歲時會拜。事爲之規。而周其窮乏。恤其疾病。拯其患難。必竭其力。至於故舊鄰里。亦然。不知其力之不足。必稱其情而後已。由是信誼大孚。里有不平。不詣有司。而詣其門。君徐出片言曰。此直彼曲。咸帖帖聽受謝去。嘗構小樓。藏脩其間。搢紳學者多就之。而君亦喜得朋也。相與講明唐虞周孔之道。或夜分不寐。或浹旬忘去。蓋將磨礱浸灌。以闢夫聖賢之闢奧。志未及就而死及之矣。故君之死。士類咸爲之靈傷。卒之日。至正庚子七月十四日也。上距延祐丁巳君始生之歲。得年四十有四。以壬寅十月十六日葬於里之黛山原。娶陳氏。後四年卒。其生以某年月日。其卒以癸卯九月十七日。其葬以洪武戊午九月二十二日。墓在金洲之湖里。丈夫子四。曰任。陳出。曰田。曰穀。曰埜。側室滕出。君卒時。諸子皆

幼後皆克修其業。以世其家。任舉明經。爲郎。福建行中書。詳練潔廉。聲稱籍甚。君之教行於身後。又如此。余聞君子病無聞焉。非有待於外也。有待於外而後聞。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今觀吳氏一門四世。不出里閭。布衣沒齒。而其生也有稱。其沒也有傳。則彼以詩書爲斧藻。馳騖銜鬻。而名卒湮滅者。非感歎此任之請銘。余喜爲之論次。非徒以慰其孝思。亦將以風吾黨之士云。銘曰。

修其行誼。蟻處里閭。遊於高明。蟬蛻卑汚。庠有典教之師儒。邑有執政之大夫。而講學者惟其廬是趨。而閱牆者惟其言是孚。夫匹夫而化鄉人者。其豈非吳君之徒也歟。

孔教授夫人汪氏墓誌銘

伯衡旣銘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之墓。其子克烈復泣而言曰。先生幸哀克烈。爲吾父著銘墓石。惟克烈三歲卽孤。而不殞其世者。吾母之力也。顧其藏異穴。不得合而銘之。克烈懼其懿行將遂湮沒。敢申請焉。願先生重哀克烈。而惠以文。昔杲齋鄭君季明以古文名世。而靳許可閭巷之士。砥名礪行。以其言語文字而借譽取重者。彬彬焉。伯衡發其遺文。得孔母汪夫人傳。則克烈母也。傳凡四百七十餘言。以謂非惟用勸天下之夫婦。亦將使爲士者聞之。內愧而自省也。於戲。其推重之至矣。則夫人豈可以今人目之哉。何忍而辭爲銘。夫人諱淑真。字道寧。其先歛人。靈惠公之後也。五季時。避亂來居平陽。至夫人父始徙居郡之墨池坊。遂爲郡人。父諱鼎新。學行文章。爲溫儒宗。門人因其自號。稱之曰桐陽公。母潘氏。有賢行。夫人生而淵靜聰敏。加以濡染。習禮法。通經史。善筆札。而精於翦製結縷。事父母以爲賢。艱於擇配。其父來

典平陽州教。始以歸孔公。時年三十矣。接宗孀以敬。處妯娌以和。奉祀豐而潔。曰。吾不逮事舅姑。所以追養者。其敢不恭。孔公宦轍所至。以性剛尙氣爲守。貳所嫉。而免於禍者。以夫人能規諫也。歸孔公八年。而孔公卒於吳江。嚙指灑血棺內。誓不他適。成斂。人恐其一弱婦。安能返櫬二千里外。而夫人迄克以其櫬歸。爲墳於新隴。舉先夫人陳氏之喪。合而窆焉。屏去膏沐。闔門紡績。不與親戚接。夫之族亦罕見之。孔公有女弟歸薛氏。方鰥居。乃迎致與處而養之。諸子在襁抱。常常詔之曰。先聖人子孫。不讀書自樹。將羞先聖人。此若父平日用以自勉者。故我今以之勉若等。若等其識之。蓋子五人。其一前子。其一孽子。夫人恩之無纖毫厚薄。其子亦自以夫人之恩。無厚薄。諸子長大。分田廬財賄什器爲七。以三分與前子。而命己子孽子各有其一人。以此益賢之。善生理。家業日殷。然有餘輒以施予。寒飢者在門。與衣食。孜孜若不及。且勸之曰。彼飽煖者。亦惟力農工耳。爾奈何不自力。感悟去而自力者。往往或從夫人質錢。過期而贖。未嘗取贏。稱貸不能償者。則焚其券。遇鄰媼以禮。鄰媼日升堂起居。夫人一或失行。卽戒門者絕之。鄰媼惟恐見絕於夫人。咸知謹飭。桐陽公捐館已久。惟潘安人在堂。治美飲食。往餽之。使者相踵。有疾卽歸。侍不問寒暑。及其歿。持錢帛以助弟姪喪葬。其兄炳歿亦如之。外家有田五百畝。在平陽之南湖。布米力役之征。夫人命諸子任之。欲錢急輒代之輸。三十年猶一日。初孔公作新第。而出洩吳江。第中時見怪物。及夫人還自吳江。衆以告。且誠勿卽居。夫人曰。我不恠。其恠亦自不恠。卒入居之。而恠自是不復見。雖程子之母何以加諸。寡居二十七年。年六十有五而卒。至正戊子九月二十六日也。子克烈。克焦。克勛。遂以辛卯

十月二十日。安厝南湖九保頭原。銘曰。

猗夫人兮。父業克傳。姆訓闕兮。兩髦之操。三遷之教。克允蹈兮。螽斯之仁。鳴鳩之均。與古倫兮。見諸述作。表其卓卓。自先覺兮。遺文是徵。勒辭于塋。史伯衡兮。

夫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諱萬。字妙福。姓周氏。揚州高郵人。嫁同里陳氏。爲諱元吉之妻。今武毅將軍千戶馬侯俊之外姑也。父諱某。母張氏。夫人柔懿慈恕。在室事父母。盡子道。歸陳氏事舅姑。盡婦道。生一男兩女。而元吉卒。時夫年三十有八。寡居任家政。能勤儉。理細微。時斂散。以持其門戶。選婿里中。得武毅君。關甥館延之。後七年。兵興。武毅君與夫人之子國賓。乃奉夫人渡江而南。僑居姑蘇。旣而武毅君與國賓俱以材勇擢義兵萬戶。國賓後戰不旋踵以死。武毅君超遷浙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分闔臨安。入皇朝。除今官。戊金華。移平陽。夫人食其祿者三十年。年七十餘矣。聰明康彊。起居食飲如少壯者。武毅君旌麾所蒞。皆東南奧區。朝夕率婦子致孝養。所以奉之者。極水陸之珍。凡與武毅君爲僚爲友者。必升堂拜夫人。見其貌恭。其色和其言仁。其動止中禮。瞻望咨嗟。以爲盛德之母。而知其享其福祿也。固宜。洪武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卒於平陽之官舍。上距元之大德甲辰夫人始生之歲。得年七十有九。遂以九月三十日。葬平陽縣萬全鄉鳴山之原。而屬余銘。曩者海內鼎沸。母子離散。以脫一旦之命者皆是也。藉令聚首。越在異鄉。資濡沫以全活。免於飢寒亦幸矣。若夫人有武毅君爲之婿。肥甘輕煖。適其口體。優遊朝夕之間。罔間承平之樂。此

百不一冀也。復值海隅寧謐。高年令終。自含至斂。情文備至。遠近遣奠。出葬之日。市爲之罷。巷祭以過。車送者千數百人。而行塋高敞。此千不一冀也。夫人得此。則雖無丈夫子以爲主後。復何憾哉。敍而銘之。用以慰夫人於地下云。銘曰。

葬之以禮。不必其里。祭之以時。不必其子。猗歟夫人。是謂受祉。有封若堂。銘者太史。

楊子瑜墓誌銘

縉雲楊氏。占籍於平陽者曰朝。無子。以宋太常博士蘊古之孫裕爲子。裕生璿。君其嫡也。諱琬。字子瑜。幼穎悟好學。從鄉先生鄭如圭受尙書。治進士業。業成而世亂。遂絕意場屋。自嶺門徙居鳳山之陽。隱居以養親。父旣沒。奉母踰盡歡。暇日。惟長松脩竹。叢桂幽蘭。清泉白石爲伍。於術數無不通曉。性尤嗜噍。出語清婉。一時噍士咸相推許。國朝初下關陝諸郡。縣吏慎擇士之知治要而有吏能者往爲之。由是起君如商州。君雖爲列曹掾。遇事侃侃與守長論是非可否。不少遷就。尋以母年高求歸侍。守長曰。子儒生。非他人比。朝廷所以用子者。不在簿書細務也。亦欲使子補察吾屬之不逮耳。奈何求去。君欲歸不得。自號商山吏隱。旣而父母老者例賜歸。君還故鄉。扁其居曰商山舊隱。方喜獲承歡親側。而乙卯冬遽罹母喪。哀毀骨立。至於成疾。戊午五月八日竟不起。明年十一月十有六日葬於歸仁鄉玉蒼金山之原。娶李氏。三子。伯曰鼎。仲曰泰。俱讀書尙文。克世其家。季曰戒。出後永嘉吳氏。三女。一適陳進。一適黃師。一適徐謙。孫男一曰閻。閻女四。余過平陽。鼎奉前龍江書院山長高暘狀。因余友張正來請銘。狀稱君在寇攘充斥時。

東西竄匿。嘗以物腰纏之。頃刻不少。實扣之。則永嘉王廉所寓白金也。或問君曰。時勢如此。因有之。亦可以藉口矣。君曰。唉。內欺吾心。外欺吾友。不義莫甚焉。所獲與所喪孰多寡。迄歸金王廉。雖王廉亦自謂出望外也。士以此多君。君之在商州也。過四皓墓下。未嘗不喟然太息曰。此四人者。高蹈物表。而吾去鄉半萬里。爲斗食吏。獨不愧之。低徊不能去。余雖不識君。其爲人可概見矣。嗟乎。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慕莫大於功名。君臨財則顧義。而又安分澹然。無慕乎外。以全其歸。是皆人之所難。可無銘乎。銘曰。學優行完。利吾不遷。世好澹然。天者以全。雖嗇其年。名則孔延。我銘其阡。慰君九泉。

見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古之君子。雖居畎畝。視夫人不獲其所。未嘗不以爲己憂而拯之。蓋仁人之用心也。後世之爲君子者。雖職乎民。若秦肥之視越瘠。往往皆是。而況獨善於山林者乎。若見山處士。不猶古之君子哉。世有斯人。吾焉得不與之乎。處士敦厚而謙恭。慈和而雅飭。其事親也。愛敬兼盡。親有疾。惶惶焉至廢寢食。無朝暮頃刻不離側。母嗜鱸魚。病間食之。而至於大故。處士見鱸魚。輒流涕被面。終身不忍食。卜地括山葬其親。而樹永思庵墓前。以備祀享。故第厄於鬱攸。家人請重構。處士曰。吾祖父無所妥靈。而暇治居室乎。卽居址之南。剏祠堂三間。左右翼以夾室。率子姪時節行禮。進士孔君暘記之。其在內之行如此。達之於外者。尤非人之所可及也。至正戊子夏大旱。齋沐詣雙劍靈湫懇禱。大雨連日。歲以有秋。洪武己酉夏旱。禱於石鹽之靈湫。丙辰夏旱。禱於新興之靈湫。皆得雨如初。民大慰焉。里之將軍橋。壞於閩寇。行者以爲病。處士

購石僦傭膏之。其修四丈。其廣五尺。又甃括里路一百餘丈。一錢不仰於人。歲飢。輒發廩賑乏食者。凡鄉閭死喪不能收者。則施以棺材。厖林貳以食指衆而不能存活。將以六歲兒溺之於水。處士聞之。馳往止之。惠以粟。且衣食其兒於家。有張生者。困於役。賴處士而甦。割其廬以爲報。處士曰。吾豈望報者哉。不取。靈鷲寺法堂久廢。莫能興。處士捐貲爲倡。衆驩然趨之。未幾而告成。於戲。處士真古之君子哉。嘗聞之有天爵者。有天職焉。孰無天爵。則孰無天職也。何謂天職。盡我之所當爲者是已。天地萬物。不外乎吾身。則位天地。育萬物。何莫非吾之職。束廣微非有民社之責。而爲民禱雨。亦惟盡吾當爲之職而已矣。處士於鄉黨之民。憫憫焉。憂其旱乾。成其津梁。除其道路。卹其死喪。拯其飢餒。濟其困窮。豈不猶廣微之用心哉。世有斯人。吾焉得而不與之乎。處士伯兄子仁之墓。余實銘之。而處士之葬也。其子復以銘爲請。尙何辭哉。處士姓王氏。諱原京。字子昌。十四祖曰六評事。五代時自長溪赤岸來居平陽金洲。人以其族之碩大也。名其所居里曰王輿。咸淳鄉貢進士公甲。曾大父也。修。大父也。紹祖。父也。母項氏。宋欽州陵山縣主簿宋英之孫女也。處士襲祖父流風。恬於進取。築室鳳岡而隱居。扁曰見山。故納交者號爲見山處士。娶吳氏。男子三人。曰傑。曰侃。曰偉。女子二人。陳深。吳惠生其婿。孫男二。宜選。宜進。孫女二。生於元延祐戊午十月十一日。卒於今洪武壬戌六月二十六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烏石山之原。銘曰。

王氏之先。世有碩人。隱居行誼。而不求聞。維處士君。厚德之醇。高尚其志。寂寞之濱。我鄉我鄰。孰喻孰呻。孰窮孰困。舉切吾身。利興害除。小大歸仁。世之君子。有社有民。而屯其膏。寧不愧君。烏石之原。兆此新墳。

積善之慶。燕及子孫。勒辭墓門。名以永存。

林縣丞母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吳氏諱昭。溫州平陽縣人。宋太常博士蘊古之裔。孫曾祖登。祖梅。父羨。母項氏。夫人歸同縣林氏。爲繼善君之妻。有子三人。伯曰維高。敍州慶符縣丞。季曰杞。陝西按察司書吏。自二子出仕。夫人居常鬱鬱。以致成疾。及家僮函杞遺骸。至自陝西。夫人憫其去家五六千里。而殞於異鄉。哭之過乎哀。疾日增劇。竟卒於洪武七年甲寅八月癸亥。享年五十有五。維高奔喪抵家。甫七日亦卒。杞字維清。先夫人卒一年。癸丑十二月初三日卒之日也。得年二十九。維高名嵩。後夫人卒一年。乙卯九月十四日卒之日也。得年三十六。仲子賓。奉繼善君之命。以十一年十二月庚申葬夫人萬全鄉柏洋芳輿先姑之兆。而以嵩杞祔焉。旣葬之五年。屬溫州府儒學教授徐君宗起爲狀來請銘。林氏徐氏東西鄰也。於夫人事得之最詳。而言之最覈。乃爲取而書之曰。夫人幼而柔婉。長閑禮度。爲處子歸林氏。善事父母舅姑。女工之事。不煩父母教訓。而能以舅性嚴厲而愛或弛。不以姑性和慈而敬或虧。中遭兵革。家計頗艱。能斥簪珥以致養。曰舅姑難得。財物易致。二人髮皆種種矣。欲奉養恆。如今日其可得乎。故蔬食不給。而甘旨柔脆之奉恆過乎厚。姑病晝夜扶持。久益不懈。姑沒未幾。而舅繼之喪。葬克如夫志。夫人實左右焉。其夫稍致美。夫居室衣服。夫人輒曰。妾聞大禹聖人。且猶卑宮室。惡衣服。況衆人而可不儉約乎。君之所務。殆非貽謀之道。夫善其言。而爲改行。處妯娌。接族嫗。撫婢僕。各盡其道。而尤能成就其子女。以此三子皆克肖。二女嫁徐。

瑛、潘珍皆以賢淑稱於戲爲女而女爲婦而婦爲妻而妻爲母而母可不謂之賢乎。謂宜見其子之成名。享其子之祿養。孰知天遽奪杞之命。而夫人亦奄至大故。崧又以哀毀卒於服次。是於賓之心不爲大憾。與夫爲人如前所云。而卒不至於壽且貴。所謂天道安在也。雖衆人不能不盡傷焉。而況於其子乎。固宜賓之汲汲欲圖其不朽也。何忍而不爲之銘哉。銘曰。

有子而夙夜教誨之。固冀其成材而顯融於世也。子焉材成而出膺祿位。是謂能承親之志也。爲親者不喜而顧憂懼。竟不知何爲也。此吾於夫人之事。所以拊髀而增喟也。吁嗟夫人。婦德之懿。母儀之備。則固生無愧而死有餘裕也。

周君墓誌銘

厥今郡邑間。巨室非不多。有家而無塾。里相望也。有子而不教。家相望也。余未嘗不太息焉。及來平陽。聞君關塾於家。歲必招延師儒。以教諸子。若前龍江書院山長高君賓叔。前福建行省左右司都事吳君以仁。前潁州判官黃君思誠。皆俯就其招。然君之家。不過中人之產。而爲巨室之所不能爲。非有拔俗之見。則何以能之。余甚敬重之。君一再見余。而竟以病卒。故其卒也。余尤嗟惜焉。其子驥。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鄉某原。奉高君之狀。謁銘。余固不得而辭也。君諱守思。字國賢。姓周氏。其先閩人。今爲溫之平陽人。曾祖綱。祖恆。父公雅。母金氏。公雅生於元之至元乙酉。卒以至正甲辰。敏於治生。施與不靳。喪不克收者資之。稱貸不能償者已之。居常語君曰。我勤儉立業。爾克守以遺子孫。衣食自可有餘。慎勿使外慕。

也。君服膺惟謹。非門戶事。未嘗見縣令丞。以身率子姓焉。居家庭力於孝友。處鄉黨一于謙和。交朋友篤於信誼。親沒治喪盡哀。既葬。作亭墓下。以時展省。事之猶生存也。輕財而樂施。有先人之風。嘗以重購得地巽溪。陰陽家以爲吉壤。聞黃思誠欲葬父而不得地。輒以奉之。出契券授之。思誠畀以直。君曰。子於我乎。館辱與我爲兄弟交。子之親猶吾親也。尙須直耶。爲之筮日。而董其凡役。女兄歸潘早逝。有遺孤女。君育於家。比長大擇婿。得瑞安曹朝賓。具資裝遣之。權勢所在。人爭趨逐。君獨退避。人咸服其行。每自言曰。我藉前人遺庥。有屋以庇風雨。有田以具饘粥。賦稅之供。賓祭之奉。妻子之養。足以給矣。而猶朝夕仰拾俯取。是不知足也。吾豈爲之哉。日惟事教子。既爲之求師。又爲之求賢大夫士。使承其下風。而所以奉承之者。尤款曲。至作水西亭以備宴遊。既而遷居崑山下。方蒔花藝竹。規從縉紳先生。徜徉以終餘年。不虞遂以疾不起矣。年五十有五。臨終惟屬驥曰。爾祖訓我孝弟忠信。我遵之尺寸不敢違。獲爲寡過之人。則職此也。而克率而弟遵而祖之訓。又克勤於學。孝於母。無貽祖父羞。則我雖死無憾矣。君生之歲爲元天歷己巳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之歲爲今洪武癸亥四月三十日。前娶鄭氏。以元至順壬申正月十一日生。以今洪武壬寅七月七日卒。而以丙午十月十一日。祔巽溪先墓之次。繼室鄭氏。子男三人。長卽驥。前室出也。次驥。次昂。女四人。皆在室。嗚呼。先哲以師教與父生。君食並稱。則師之所係。夫豈輕也哉。奈何叔世。溘焉不知用其情。而覲子弟之材。門祚之升。又何自能之。君之於子也。不遺之金。慮惟慎擇其人。而俾之師承。亦可謂特立而獨行者矣。吾故揭諸幽局。庶幾有聞風而興者。是爲銘。

能知州妻王夫人壙誌銘

洪武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前宜興知州能君樞之夫人卒於金華。得年五十有三。五月二十七日。祔於蔡女鄉陳監山先姑之兆。而屬伯衡銘其壙。宜興之言曰。吾妻諱晉寧。姓王氏。世爲平陽之襄陵人。父善卿。仕南昌。遂家於南昌。元兩浙都轉運使。離則其伯氏也。初離讀書於家。吾妻處其旁。日聞其講說。由是習文史。非直善翦製縷結事。離取至順壬申河東鄉薦下第。補江東廉訪司書吏。轉南察院書吏。吾妻侍其母孫就養金陵。先府君時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需次金陵。遂爲樞請婚焉。其來歸也。年二十矣。先府君性嚴毅。歲時享祀。必極其豐腆。致其精潔。且喜結交。所交無非名人。魁士未嘗一日無賓客。亦未嘗一日不設宴。子弟奔走供張。治具尺寸。愆其指畫。已獲譴。咸惴惴焉。吾妻敬恭將事。舒徐不迫。無廢事。無曠典。先府君未嘗不稱之曰。能先宜人張庶母閭時皆在堂。吾妻奉承兩姑。各盡其道。而得其懽心。家人化之。庭無間言。從樞官於四方。自處卑約。治絲繭麻枲。有如小家婦女。未始以兩家鼎盛。養貴驕。襲美飾。而樞之假守宜興。坐以大水不及以聞。獨民田租。旣罷官。猶羈置南京城。南京聲責甚峻。吾妻罄出簪珥鬻之。以舒吾急。且諭吾曰。命也。其順受之。暨蒙恩來金華。家益落。授徒以餬余口。而吾妻處之泰然。無異貴盛時。上奉吾母閭。下撫吾弟機。初不以貧而簡恩禮也。相戒相成。以長吾子。蓋不能無望焉。亡何。竟以上氣疾不起矣。於乎悲夫。二子長文焱。早亡。次文燦。一女適江寧王文毅。樞嘗從縉紳先生遊學。自謂識道理。榮辱得喪。無概於中。一旦更患難。而猶不能釋然。而吾妻克有恆德。隨寓而安。爲婦三十餘年。未嘗見其

喜慍。樞以是愧之。文燦今甫七歲。於其淑德懿行。他日當不復能知。則圖其不朽。固樞責也。敢託諸吾友。伯衡辱交。宜與契分深至。言雖不文。誼則不敢辭。庸備著其語。而銘以系之。銘曰。盛衰之際。處之爲難。君子猶爾。况婦人焉。不驕於盈。不戚於艱。嗚呼夫人。可謂曰賢。

柳君妻潘氏壙誌銘

夫人姓潘氏。諱益。婺之東陽人。歸同郡浦江柳氏爲穆之妻。故翰林待制文肅公之孫婦也。有子一人曰士忠。女一人適湘府伴讀葛誠夫。年四十有三。卒於洪武元年五月二日。以十年九月九日葬。縣之通化鄉城資塢之原。夫人之父曰遠。遠之父曰輝。輝之父曰曄。宋季嘗舉進士。遠之配劉氏。號知書。習禮法。有賢行。夫人目染耳濡。在室爲淑女。翦結織紵。縫紉刺繡。不教而能。容止幽閑。服飾雅潔。諸女取則焉。穆之母於夫人爲姑。長擇所歸。遂以妻穆。父母愛之。欲其壯在左右。遂延穆於甥館。越十年始聽其歸。其歸柳氏也。事舅姑爲賢婦。任家政事爲品節。各有條品。嚴不傷和。儉而中禮。處內外親戚間。咸稱其情。待鄉鄰奴僕。一撫以恩。夫家故有田。而歲恆乏食。夫人揣知田腴者十才二三。曰與其瘠而多。孰若腴而少。瘠而多。所獲無幾。徒困征斂。請其夫鬻之。更擇便利者市之。仍出裝奩助之。自是歲不乏食。至正末盜起。旁近盡室匿山谷間。囊橐擄掠無遺。比還家。蕭然四壁也。人以爲難處。夫人能以理自處。又能彌縫以安慰其舅姑。使不知其不足而忘其憂。及舅沒。相夫力貧以治喪葬。而禮之所當爲者。無或缺。子婦天死。昇其嫁時首飾衣被歸其外家。曰婦無兒女。我家何敢有其遺賫。其外家辭卒歸之。亡何得瘞疾。雖伏枕而綜理。

參決內外小大事。猶尋常時。自度不起。則爲姑治送終之具。必備必誠。曰。我旦暮人耳。終不得養吾姑矣。所得効力者此焉而已。夫人之行如此。誠賢乎哉。安可使其無聞乎。而士忠之先配。吾甥也。以誠夫之狀來請銘。爲之銘曰。

內外族鉅且華。德稱之。宜厥家。吁可嗟。壽不遐。

節婦鄭夫人壙誌銘

蘭溪有節婦曰鄭氏。王珪之母也。其貞節淑行。宗婦稱之。鄉黨稱之。士大夫稱之。下逮兒童僕隸稱之。既沒。世見其子孫則又從而稱之曰。此王節婦之子若孫也。嗚呼。懿哉節婦。孟子所謂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者矣。不賢而能之乎。家君仕蘭溪時。伯衡年纔七八歲。日從珪往來嬉戲其家。牽節婦衣索梨棗。節婦愛之猶親子。自後侍遊閩廣吳越。及忝鄉薦。上春官。召爲國子屬官。行過蘭溪。必望閭而趨見節婦。三十年間。或四五歲一見。或間歲一見。或歲一見。或歲二三見。節婦見伯衡。所以遇之甚厚。比伯衡辭免翰林之命。來歸養。過其門求見節婦。則死且葬矣。爲之汪然出涕。方欲往拜其墓。而珪以銘見屬。知節婦凡行詳且稔。莫伯衡若也。銘非伯衡將屬誰。節婦諱妙淨。祖曰光祖。父曰升。世爲蘭溪人。節婦自爲處子時。以孝謹聞。年十七歸珪。父諱祥府君。事其舅姑如事其父母。舅姑死。喪祭如其生。爲王氏婦十八年。而夫沒。其夫垂沒時。語節婦曰。吾家素貧。破屋數楹。不足以存身。硯田數畝。不足以糊口。吾之生也。存活且猶不易。況今吾且死。若將何恃以存活。宜及若少艾。擇所依。無以吾爲意也。節婦曰。嗟乎。我與君爲夫婦。踰一

紀矣。猶不知我心。願以言嘗我耶。君如不可諱。不守節自力於衣食。以長子。而有他志。犬豕不食其餘。是時節婦年三十有五。珪甫十一歲。紡績自給。往往達旦。課童奴治生。野樹粟。墻下樹桑。庭有隙地。卽以樹蔬菜麻。無寸尺廢者。而尤善斂散畜牧。歲時節享祀。與夫親戚鄉鄰慶弔饋遺。未始以貧而廢禮。珪亦痛自砥礪。禮部吳公正傳。以名進士里居。與之遊者。皆當世鉅人。珪出入吳公門下。因得盡見諸鉅人。鉅人賢其母。莫弗與之進。節婦喜曰。吾聞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吾兒接識有若而人。何至爲小人之歸。斬焉未亡人。他日有以見吾夫地下矣。節婦治其家以儉約。衣食常不使過之。惟賓客之奉。則縱珪所爲不問。曰。古之賢母。至剪髮以奉賓。吾方愧之。矧敢吝乎。自夫亡五年。始卜地於紫巖鄉杜唐之原。葬其姑。而以夫祔焉。又五年。聘其兄之女以爲婦。又十年。遂再造其家。室廬之完。田園之廣。甲於王氏。又十有四年。國朝取金華之明年。按察使者始采里耆之言。援著令旌其門。復其家。又八年乃卒。丙午正月二日也。享年七十有八。葬以洪武己酉十二月十一日。墓在橫山鄉葉村之原。子一人。珪也。前浦江縣醫學教諭。孫男三人。原虎。原龍。原麟。孫女一人。適于定。曾孫男七人。宋歐陽子生四歲而孤。無一瓦之覆。一隴之植。以庇而爲生。其所以成立者。皆出於其母魏國太夫人鄭也。今珪早孤。家貧。賴母氏守節教養。而底於成。事絕相類。然則珪之賢。雖不敢比歐陽子。而節婦之爲母。視魏國固無愧也。於戲。可不謂賢乎。觀王氏門祚之升。孫曾之衆。而節婦被旌號。享孝養。以高壽終。亦足以見爲善之無不報矣。則節婦雖不身受封贈如魏國。復何憾哉。銘曰。

從一而終。婦人之正。不有淑德。疇克自靖。懿懿夫人。獨也徽靜。遭家之艱。植志俟命。既全其正。遂保其胤。匪胤之保。實鴻厥慶。始視其室。有如懸磬。歷歲幾何。家則鼎盛。有孫有曾。以莫不令。凡鄉之人。莫之與競。是謂社報。如響斯應。歐陽之母。國魏氏鄭。懿懿夫人。式同厥姓。其姓既同。其賢亦並。四百年間。輝光引映。有崇斯邱。山環川亘。其藏在茲。過者必敬。

亡弟思誠塋誌銘

蘇氏子思誠。字存仲。伯衡分弟也。其次在兄弟中居四。伯衡兄弟六人。獨思誠質貌凝重。龐頤。自其孩時。步趨坐止。有常。一言一笑。未嘗妄。年十四三。能暗誦論語孟子詩書春秋。善筆札。侍吾父宦遊四方。四方賢大夫士。見思誠。無不指目。以遠大期之。不惟賢大夫士。雖吾父母。亦期之。當至正壬辰。吾父官錢塘。思誠竟卒於官下。年二十矣。於乎。可哀也已。可惜也已。其卒。省憲之官。泊邑居之彥。咸致賻。其殯也。咸巷祭。以過鑿。初。思誠與伯衡俱業進士。而思誠尤刻苦。至忘寢食。父母懼其以勞致疾也。限與燈燭。思誠嘗竊燈燭以益。坐必至四鼓。養老而寒之。欲睡則啜之。方夜半。茗飲苦而寒。啜之輟醒。醒輒復讀。讀及欲睡。復啜。終已不睡。因此病痢。且數月矣。不自言。讀書爲文不廢。父母怪其驟瘠。不類尋常。問曰。爾得無病乎。始以痢告。召醫視之。痢愈。更得軟腳疾。加寒熱。比半年。鐵燭藥劑終不驗。思誠度不可治。則與父母訣曰。思誠幸得爲兒。意謂讀書取世科。爲父母光榮。孰知事固大謬。中道而病。重爲父母憂也。今思誠且短命死矣。死猶不免。以遺骸累。丐棺斂。而返鄉里殯焉。將俟父母之不諱。而葬其與從之也。則思誠雖不得事父。

母地上得事父母地下矣。月餘乃卒。卒時拱手向父母兄弟者三。連呼負負。實壬辰之五月九日。後七日。權殯於錢唐之道林寺。明年二月二十日。返於金華。又七年。爲洪武二年三月之三日。祔於世父墓左。在惠日鄉小青原。其葬。伯衡分教國子生謁歸。乃追爲銘。納諸壙。銘曰。

孰生邪。而良也。孰戕邪。而殤也。吾門之不祥耶。而吾弟逢其殃也。安所歸咎邪。安所歸咎邪。天蒼蒼也。

東谷先生趙君墓誌銘

前永嘉儒學教諭吳禮。以所著趙君事狀求銘。其墓曰。君。鄉先生也。諱良震。字伯起。別號東谷。於宋宗室。鄭勤孝王宗惠爲八世孫。其家平陽。則自六世祖武翼大夫主管台州明道觀士霽始。曾祖汝弼。宋杭州於潛縣主簿。祖崇桂。宋太學內舍生。父必森。不仕。君以元大德丁未五月十五日生。以今洪武癸亥九月十有八日卒。卜地於嶺門山之原。將以明年正月某日葬。禮嘗從君受經。故敢爲其孤友尙請也。伯衡辱識。君不敢辭。銘曰。

厥望天水宋宗室。鄭勤孝王所自出。何代來入平陽籍。粵從建炎南駐蹕。大父以上世簪紱。考君尙志獨隱逸。猗君好學如好色。讀書不復就枕席。親恐其以勤致疾。撲滅燈燭辭懇惻。篝火默誦伺其隙。乃至裂書加以扶。雪涕俯取更補緝。諷詠鑽研終不息。親乃感悟初非僻。人生不學而墻壁。賣田買書以資給。孜孜矻矻分陰惜。大義毫分仍縷析。尙慮至理未融液。弱冠辭親遠遊歷。勤求師資抵碣石。周流吳楚齊魯域。魁人碩士盡接識。聞見豁然天地闊。豈惟羣疑若冰釋。南還致養二親側。間則下帷溫故習。四庫羣書

在胸臆。赤手可當八面敵。意謂青紫猶俯拾。再戰秋闈乃再北。得失元不係學術。自茲場屋削蹤跡。恥若陳亮困造物。操觚染翰事著述。經史子籍名法律。搜抉隱蔽訂訛失。書成尊閣富簡冊。此事亦足垂罔極。士子趨風爭負笈。善誘循循聖是則。愚魯果藝雖異質。靡不成材而就實。大明皇帝膺寶祿。旁求賢俊如不及。觀風使者暨邦伯。推挽愈勤辭愈力。弟子聯翩列要職。內焉臺閣外郡邑。能稱治効聲籍籍。師之抱負固可測。癸亥重九後九日。奄兮忽兮簣遽易。壽登七秩又餘七。老成云亡孰矜式。善類咨嗟反袂泣。歲非龍蛇賢亦厄。配曾繼林有淑德。一子友尙知樹立。卜兆嶺門龜食墨。日吉辰良畢窀穸。發其幽潛史秉筆。名不可泯石可泐。

玄逸子碣銘

玄逸子蚤歲學經於鄉先生徐南州。鄭如圭。至於字書。亦致其力而精其藝。固將以自表見於當世也。及天下兵動。人皆出其智謀。乘時以取祿位。而玄逸子獨談咲視此世。若不可玩者。棄其家爲黃冠師。雖素相知深而赫然用事者。周參政嗣德者。力挽之出。而迄不爲其用於戲。不有卓識。烏能若是哉。玄逸子陳氏諱鎬。字德高。其號玄逸子。本潁川人。唐兵部侍郎勳之後也。勳二子曰檄。曰杓。俱仕光州。光啓乙巳。從州刺史王緒避秦宗權之亂。入閩。家於長溪之赤岸。杓之子霆霽。仕後周爲左廂兵馬使。顯德丁巳。又自赤岸徙平陽之塘下。三傳爲宋金吾大將軍。隨內衙兵馬副使陽陽析居瑞安葑村。隨之孫文質。大中祥符間。析居南監陳庫。三族之間。以道德文章。項背相望。陳庫則東京上舍柴葑村則中書舍人傳良。塘下

則釋褐進士志崇。玄逸子於志崇爲七世諸孫。以咸淳辛未右科進士承節郎江陵副都統司准備差遣元爲曾祖。其後居陳丞相宜中幃府。死景炎之難。贈武義郎督府參議。以建孫爲祖。以彌春爲父。彌春無子。玄逸子其弟彌讓子也。來爲後。性至孝。定省之禮亦謹謹焉。待族嫗處鄉閭。和而信。至正癸巳。山寇竊發。其鄉之人士謂玄逸子曰。此志士取富貴之秋也。玄逸子不答。遂以丁酉入東華道院爲道士。師事鏡水周先生。受洞玄法錄。黃白變化之術。集賢聞其名。署玄門高士。畧以號曰冲和。凝妙通玄法師。且奏授温州路玄妙觀提舉。仍賜金襴紫衣。而玄逸子視之漠如也。屏居東塘。闢一室曰迎薰。點勘羣經。演覈洞章。密修大洞迴風混合之道。周參政遣吏六七輩延之不至。洪武七年春。示微疾。謂諸子曰。天地間無物不歸於盡。吾將休矣。雖然。人而不學。何以通古今。識道理。我死後。汝等勉之。儻然而逝。三月五日也。春秋五十有八。其配鄭氏。大姓女。旣順且恭。而善治內。二子長雷。次聳。出後族伯父珪。臨江府清江遞運官。女適孫環。孫男二。曰丙。曰阜。女四。尙幼。雷以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遺蛻。葬於陽山之原。請前蒙陰縣主簿林與直狀其行。求銘墓道。余聞初玄逸子入道時。凡秉權勢而利達者。咸咻之曰。爲計抑何左也。自今觀之。超然榮辱得喪休戚之表。若玄逸子者。幾何人。莊周有云。去智與故。無天災。無人非。無鬼責。玄逸子之謂矣。余高其風。恨不識其人。是區區者。尙何辭哉。銘曰。

以贅疣視其身。以籛廬視斯世。其視百歲不啻晝夜。而況聲利而屑留意。遊於玄。恬以養智。樂乎天。乘化而逝。吁嗟乎若人。可謂蟬蛻汙濁之外者矣。

郭府君墓誌銘

昔平陽自至正甲午。殘於閩括之寇。四封之內。不被其毒。惟泣南鄉一隅。由有若君者。倡其民。自相團結。阻江固守。寇至則出死力以抗之也。越二年。周公嗣德來守平陽。無一旅之衆。有糧五百石。且盡以賑饑民矣。未數月。而兵以集。食以具。亦由有若君者。散財以募之。指廩以贍之也。遂以丙午八月。率所部從周公出擊李師金。翁瑞於黃浦江。其冬。又敗吳邦大之衆於鏡川。往諭下西溪諸寇。上其功行省。便宜授瑞安芳山巡檢。君曰。保全鄉井。吾志願也。藉是得官。豈吾之志願哉。不赴。然戮力殄賊。不懈益奮。明年敗寇葛兆。擒寇吳天雷。又明年。移兵佐周公之弟誠德。擊定瑞安諸山砦。直踰括之青田。閩之福寧。功最。經略使承制擢處州縉雲縣尉。仍不赴。事聞。廷授昭信校尉。瑞安州判官。兼義兵千戶。又不拜。周公曰。君命何可違也。乃赴上。未幾。自以爲境內外俱寧謐矣。久叨祿於此。豈初心哉。卒辭歸。於戲。若君者。其豈非魯仲連之徒歟。君諱瑋。字景和。姓郭氏。唐汾陽忠武王之後也。遠祖太初避黃巢之亂。來居平陽之錢浦。卒葬其地。表於墓曰。令公七世孫。石刻與廣德初所賜鐵券。至今並存焉。其子景孜。又徙居郭宕。九傳至宋山東帥府參議官元弼。元弼生提舉起莘。起莘生通判士垓。士垓生汝鈺。君汝鈺第三子。生於元之泰定丙寅七月十九日。爲人孝友而慈和。敦本而尙志。氣貌魁然。里黨有一義事。奮勇直前。不誑不撓。而於繕橋梁。除道路。賑飢餓。平曲直。尤汲汲焉。方閩括寇之滋也。其里之桀驁者。將効尤。而巽懦者欲竄匿。君毅然曉以逆順禍福。率先丁壯。以戰以守。衆賴以安。亦不汚賊。至今其老者語其少者曰。吾鄉之不燬。郭公之

力也。吾屬之不助變。郭公之教也。年五十卒。其歲則洪武八年二月九日。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葬於蕪湖徐奧。從先塋之次。娶陳氏。宋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陶之四世孫女。後八年卒。丈夫子二人。曰規。蚤亡。曰韶。富而好學。藹然良士。女子三人。長適黃提刑七世孫烈。次適鄭縣尉之子斌。次未行。既葬之六年。韶拜而請曰。先人澤加於鄉。而名不大昭於時。如得先生銘。則有以信後矣。敢具列世出壽卒歲月。洎凡行以累下執事。予觀寇發難時。所在巨族。怖死不暇。橐重寶。妻子扶攜東西走。以脫一旦之命。而不顧宗祧。棄骨肉者皆是也。矧暇顧鄰里乎。間有捐家貲。集武健爲防禦計。又畏縮以爲持重。不過僥倖以微賞而已。豈誠乎排難以全鄉黨哉。君也難發。卽竭其粟帛。以討賊爲己任。又能贏股肱。以登雋功。及乎計功行賞而官之。則固辭焉。不得已拜命。而卒去之。其義勇如彼。而廉讓又如此。可無銘乎。銘曰。

所貴大家。爲鄉之望。亦惟患難。作之保障。元之末造。橫陽雲擾。曰維郭君。克盡厥道。兵之未集。散財以募。兵之既集。發粟以餉。荷其爰斲。列于戎行。與其主將。右頡左頡。主將因之。以靖鄉邦。鄉邦嘉靖。君與有功。功則茂矣。而君不有錫命連連。三讓斯受。禮受義退。邱壑寄傲。企彼魯連。千載同調。天胡不畀。壽考百歲。百歲之年。及半而逝。人亦有言。壽在名延。身壽不百。名壽踰千。人懷君德。我高其誼。勒銘墓隧。畢世昭著。

兩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往歲聖上軫念江南之民。無田者衆。而淮甸多閑田。詔所在民之無田者。例遣赴鳳陽。而人授之田。德至渥也。維時糧長克欽承旨意者無幾。其於所遣之人。不侵牟之。亦已鮮矣。況能賑恤之乎。不困苦之。亦已

幸矣。況能哀憐之乎。平陽糧長曰。王君子壽。其所統鄉民之當遣者百餘人。君發廩食其居者。而行者非屢糴糧皆任之。又念數十百人當五六月羣行二千里。縱無疾疫。亦當病渴。於是延醫士。調彥文。具善藥與俱。而親送之往。比抵鳳陽。凡次舍什器具爲區處。使不失所。然後回。當是時。凡在行者。目其鄉人之得於君者如此。莫不幸之。而又自傷其不幸。獨不得齒於君之鄉。而君之鄉人於別君也。咸戀戀有可憐之色。視其去家別其妻子時。殆猶有甚焉者。嗚呼。斯世固有斯人耶。而君以憂勞致疾。回次南京。奄至於大故。君鄉人聞訃。在鳳陽者則南望而泣曰。天胡不壽考王公。使之庇覆我等也。在閭里者則北望而泣曰。天胡不壽考王公。使之庇覆我等也。柩至自南京。其族與其里之耄倪。羣然相扶攜迎哭。搆心一口曰。善人遽舍我而逝。忍乎。我等自今將復何賴乎。及至葬。又羣然至。懷搆心一口曰。善人其藏於此乎。我等自今豈復見若人乎。再拜哭失聲而去。而到於今。言及君。未嘗不鳴邑也。夫使人感之而不能忘。臨其穴而痛心。望其閭而悲慨。此古仁人之事。而今於君見焉。則君豈非仁人乎。蓋君之於族人也。聰明材俊者必資之使學。無以爲生者必召而與之子本。使爲商賈。才不逮者又擇才者扶持之。婚娶失時者必詢其當用財物而爲具之。其於鄉人也。遇先父母忌日。必出其遺錢穀周貧乏者。每歲夏秋之交。必家貸以粟。其息比他家嘗減五之二。凶年則不取息。或久逋不能償者則已之。病者則挾醫師療救之。而爲輸醫藥之費。其於途人也。築室將軍市之北。大道之旁。命項善惠居守。而歲衣食之以田六畝。月給以錢。使具茗飲草屨火炬。濟往來者。嗟乎。實德之及於人如此。則君之歿。詎王氏之不幸。宗族鄉黨不幸矣。烏能不悲。

慨而痛心乎。君諱元佑，子壽其字也。隱居龜嶼鳳岡之間，故自號兩山。而人亦呼爲兩山處士而不字。兄弟四人，其次弟四，予所爲誌墓。曰子仁，曰子昌，其兄也。其鄉其世其出，皆見兄誌。其生以元泰定丁卯十二月五日，其卒則今洪武乙卯八月十一日，而以其年某月某日葬親仁鄉西陽坡之原。其所娶林氏，有婦德。其男女各二人，男曰旦，曰旭，女適黃黝陳戒，其孫男一曰觀。昔君母項感危疾，醫無所措手，君默禱北辰求代以身，母不藥而愈。夫君之外行卓卓過人遠甚，則其修於家庭而通於神明者，尙何待言。銘曰：嗟今之人兮，桎於利誘，孰克濟衆兮！以其所有，骨肉阡陌兮，莫援以手，矧鄉與黨兮，遑暇左右，咸疏平施兮。君何仁厚，視人之傷兮，若己在疚，恩斯勤斯兮，實肩實負，乃如之人兮，而不壽者，彼蒼高高兮，我將焉叩。壽雖不多兮，積則孔阜，飲其福澤兮，尙在爾後。

危齋先生王希言甫墓誌銘

危齋先生王君諱景行，字希言。其先由會稽徙括之青田，宋熙寧中迪功郎某復徙城東居焉。四傳爲秉義郎彥顯，從秉義至致政次夔，三世皆起家進士科，致政生日章。日章生鄉貢進士英，貢士生元龍，游典史臨先生、龍游府君之子也。自幼穎悟強記，八歲背誦春秋左氏傳終卷，十歲或欲得魯靈光殿賦者，先生卽暗書示之，後覆以刻本，不訛一字。大爲翰林待制周仁榮所奇。龍游府君之卒於官也，先生年十九，郡守馬昂夫不忍其無以爲喪，率僚屬歸賻甚腆。先生義不污死父，終已謝不受。卽日扶護還括，初母趙氏以延祐丙辰某月某日生。先生於台寓舍甫三日，而趙氏卒。會龍游府君調鄞，僦屋殯之而行。及先生

走台反葬。已二十稔。盡歸主人。儼直人謂王氏有子矣。服闋。娶永嘉之趙。宋吏部尚書立夫之曾孫。而諱
嗣祖之女。嗣祖識先生於髫齡。許妻之。其後趙族以先生簞。勸絕嫻。而嗣祖迄以女來歸。先生家簞甚。其
歸而安。則先生身教也。稍出應閭師之聘。冀束修以養繼母。畜弟妹。饘粥初不給。而羣從諸孤皆衣食之。
雖其先人嘗淩轢已者。遇之恩意如一。時節祀享。必潔且豐。人不知其貧也。親戚故舊緩急。必竭力以助
之。而其於學。勤苦愈益甚。窮探力索。晝夜不遑。統宗會元。凡天人性命之本。禮樂刑政之原。古今理亂得
失之故。莫不洞該而淹貫。洙泗濂洛關閩之微言。則以爲指南。潛體默察。必欲見諸實踐。隱然名動州里。
從學者日衆。始開門而講授焉。環堵之室。四壁蕭然。無幾微不足。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與學者言。必以孝
友忠信爲主本。力詆異端之非。親炙之者。多所感發。先生足不踐顯者之門。而戎將郡守以下。仁且賢者。
無不折節下交。先生侃侃自持。言不及其私。至於民事疾苦。與政令得失。輒慷慨指陳。毅然之色。弗以權
貴少沮。嘗赴江浙鄉闈。試兩場矣。第三場主試官失待士之禮。先生投筆出竟。絕江東歸。郡長吏高其風。
聘爲訓導。庶諸生有所矜式。教授鄭汝厚。行不順軌。則先生戟手數之曰。居人師之地。而爲穿窬之行。其
如名教何。汝厚聲粟百鍾爲壽。先生斥去之曰。而以此自漫。乃復亦欲漫我耶。未幾繼母沒。解職服喪。哀
慕摧毀。君子稱焉。以力不克舉也。龍游府君之在淺土也。與人言輒流涕被面。感動石抹宜孫。石抹宜孫
故括萬夫長也。時以樞密判官鎮括。知先生前爲訓導。月廩不盡給。立命給之。賴以襄事。諸來致助者。一
無所取。中書參政普顏不花。內臺治書李國鳳。經略江南。行至括。聞先生之賢。便宜署建德路儒學教授。

不就。去隱龍泉山中。元帥胡深擁兵里居。以賓師之禮禮之。石抹宜孫亦遣二子往師焉。今上卽皇帝位。詔郡縣建學立師。知府傅汝楫奉書幣委重甚篤。先生辭不聽。復出訓導。憫學子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隨其運量。左右翕張。使趨於進修之實。而身率先之一。時弟子員彬彬乎其可觀。及移疾去。俊秀之士。徬徬失所依。懇留不從。端居寡出。涵養益深。人莫得窺其際矣。洪武辛酉夏四月丁巳。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六。子三人。長應期。次應朝。後從伯父。次應明。早亡。孫男一曰進。女二。皆幼。致政之墳毀於盜。先生圖改葬。而疾革矣。應期乃卜麗水縣孝行鄉義合里朱岡山。以其年十一月己酉遷葬。政致奉先生之柩柩焉。而以銘來屬。惟括浙東名郡。前代以文學優瞻號名進士者既多。入國朝勃然赫然以貴且顯者不少。有足觀瞻者矣。而一邦之望。顧屬之先生。於此有以見其人焉。則士生斯世也。抑亦可自反已。而往馳驚於聲利之末。非惑歟。吾不能不慨焉。自辱交先生。今兩紀。每相與周旋上下。未嘗不歎其剛介誠篤。守經狗道。不矯不亢。真足振起於鄙涼哉。而今亡矣。噫。後生將何所仰乎。是以不辭而爲之銘曰。哲人云遠。學失其傳。有謨有訓。在簡在編。孰不討論。視猶蹄筌。涉獵爲博。粉澤爲妍。剽掇爲工。簡易爲便。陰尙秦儀。陽崇參淵。希世射利。踵接肩駢。較量得喪。尤人怨天。卓哉先生。抑何獨賢。口誦心惟。待以歲年。匪闢其藩。實窺其玄。反修諸身。終日乾乾。養以剛大。守以靜專。處困而亨。細行必虔。無愧無怍。歸也以全。有崔者石。旣白旣堅。勒文焯實。樹於新阡。如見其人。清風凜然。

蘇平仲集卷十五

詩賦辭

義門詩并序

王氏自宋淳熙間。忠惠公大父諱起府君。繇義烏之鳳林。遷浦江之峻嶺。至忠惠公從弟諱菱府君。始家深谿。世載其美。萃於後昆。則有若善淵翁焉。翁隱居不仕。勇於爲義。與其弟汶。同財而共爨。其子三人曰士覺。曰士麟。曰士偉。才皆克肖。又能隨事立則。爲防範計。躬率羣從。由乎禮節。本之以忠信。文之以威儀。習之於朝夕。旦望行之於冠昏喪祭。蓋至于今垂五十年。男女百數十人。莫不唯唯致謹。以敦厚謙恭自牧。而以浮驕傲慢爲恥。以慈愛和濡自奮。而以乖爭凌犯爲戒。遂與鄭氏並以孝義著稱一邑。可不謂之能爲人之所難者乎。余嘗過其門。觀其事。因詠歌之。不惟美善行。示風厲。將使其子孫由是益亢其宗也。詩曰。

堯舜之世。民莫不穀。其可以封。至于比屋。降及叔季。風頹俗敝。可封之人。萬無一二。顧瞻浦江。百里之邑。乃有義家。後先迭出。昔則氏鄭。今則氏王。有閔其門。相望一方。奕葉王氏。族蕃且碩。詩書纘承。衣冠引翼。大合其族。自善淵君。臨終之言。抑何諄諄。爾財毋分。爾居毋析。爾毋骨肉。化爲仇敵。爾曷于鄭。是則是倣。厥初本同。毋自棄暴。我言孔善。惟爾當受。以成我志。以啓爾後。三子受命。罔不厥厥。既篤其恩。亦隆厥誼。

冠昏喪祭以暨百爲無細無巨悉立之規匪直也規以訓以教曰白其身實踐允蹈敢勞於勤而謂黃髮乃綜乃理乃賞乃罰在左在右有子有孫有童有冠其多如雲朝濡暮染日引月升衆志大定不伺戒懲冠帶裳衣周旋堂所有聞無聲出規入矩油油秩秩婉婉怡怡一門之內盎然春熙服有隆殺情無踈戚甘兮同飲辛也共食兄弟欣洽娣姒具宜疇能間之無隙可窺人亦有言無行不至義問四徂于鄭何媿聖神在御迪下以德風教攸系亟用褒錫俾彼鄭門有命獨復獨復之加式化國俗國俗是化匪私于鄭命書下賁寧獨此靳凡百士庶聿來儀刑況也曾玄不敬而承承之伊何祖訓是式享祉縣縣百世無數

鉤勒竹賦

文何先生之于竹也稗壯枯老曲盡其形俯仰披折備極其勢暢達遂茂若得乎時攀拳局束若失其地輒焉憔悴若烟悽而露慘蔚然芳潤若風恬而雨霽撓而不屈若致節於崖石之間癯而不悴若挺操於霜雪之際或脩幹垂垂臨流而娟淨或新梢袅袅若出牆而搖曳白根莖而節葉凡牙角與脉理變化雖至于萬千源委皆可以顧指論乎常理而常揆諸天造而契扶造化之蹟發靈臺之祕未嘗設色聊以墨戲而其象外之象含意中之意是豈習與技之助乎昔者吾祖嘗論之矣文忠公則有先得直遂之說免起鵲落之論文定公則以爲猶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心手俱廢而后超詣此有道者之能事也彼庸陋之徒烏足擬議哉使先生不有得乎爾則何以能耐猗歟先生魯國聞孫修材拔萃雅德出羣丰神秋灑和氣春溫緬逸志於邱壑謝濁世之垢氛樂詩書於陋巷等富貴於浮雲闢高軒以恬處獨尚友乎此

君窮其理而盡其性。自彼晨而達於昏。忘形至于爾汝。好合類乎弟昆。時婆娑其下而灑錦牋。或寄傲其間而倒瑤尊。旣情狀之莫逃。尙人竹之在論。莽渭川之千畝。曾不滿於胸吞。爾其風清日美。浴罷睡起。掃地焚香。執筆伸紙。思聯綿而若抽。氣浩蕩而莫禦。實吾意於毫端。遊吾神於物外。納萬籟之秋聲。幹一元之生氣。歛電激而鸞馳。又申之以電雨。覺乾旋而坤轉。似陰役乎神鬼。初不假乎繩墨。自默中乎規矩。曰籀篆與秦隸。實異形而同體。法傳撥鐙之巧。妙得活脫之髓。掃胸中之全竹。駭生成於刻晷。忽穎脫而迸裂。怒絕絕細而掣去。儼龍蛇之蛻骨。紛鸞鳳之刷羽。旣天矯以偃蹇。復踴躍以飛舞。續幡幢之旖旎。交劍戟之撐拄。疑亂影之眩目。訝明月之在戶。匪虛室之生白。不傳粉而含素。鐵連鈕兮曾足奇。金錯刀兮庶可伍。恍一夢於山陰。幻兩身於湘浦。引四座之涼颼。驅半襟之煩暑。操斧斤兮欲加。陋淇園之漢武。揮涕淚兮欲染。笑蒼梧之二女。觀之者目擊而意消。愛之者手追而心慕。求之者盈門而接踵。得之者襲藏而編固。恐竹神之上訴。致真宰之或怒。嫌造物之無功。勅六丁而下取。豈有妙至乎是。而僅擅譽於斯。今而不流芳於終古。唐之王維。宋之文同。薊之李衍。浙之趙孟頫。且猶讓路不敢獨步。又況俗工塗抹翠黛。屑屑乎畦町之間。規規乎形迹之內。詎可同年而語。固當望塵而拜也哉。亂曰。繁嘉植之種種兮。孰不鍾玄黃之粹美也。貞有筠之矯節兮。吾獨嘉夫千古之不爾也。肖雲儀與玉表兮。彷彿觀乎孤竹之子也。世莫知其真兮。庶幾亦可以識其似也。

雲林辭并序

常人之情。未有不**好繁華而厭澹泊**者也。入山林而唯恐不深。適江湖而唯恐不遠。非**抗志幽篁**。寄懷夷曠者。孰能之。六一居士曰。錢唐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郡會。而又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吾祖東坡先生。以爲吳興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無所爭。賓客非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是二邦固皆東南勝處。而吳興之境。寬閒寂寞。豈比錢唐之鉅麗雄富哉。崔彥暉氏。錢唐人也。顧去之而之吳興。營別業一區。名之曰雲林小隱。於是乎僑焉。此其以澹泊爲樂。而不奪於繁華之習。爲何如。彥暉非**抗志幽篁**者歟。寄懷夷曠者歟。夫以端木賜之賢。又有仲尼爲之依歸。其於道德之足貴。紛華聲利之不足尙。固宜曉然若薰蕕。不待辨而孰去孰取也。然交戰於胸中。猶且有所不免。況彥暉當問學之士。狗於外物。而競於邪侈之際。乃能決于去就如此。豈直異乎尋常之人而已。使克推是志以學道。其於去卑陋而趨高明也。何難哉。此余不識彥暉而信其賢。因張尙禮之請。本其情爲賦。雲林辭曰。嘗吾父母之邦兮。迺趙宋之故都。旣美麗又富盛兮。實東南之奧區。衆人胥此焉止息兮。吾獨曷爲而去諸。此富貴者所娛情兮。雖信美不可以居。矧吾舍之湫隘兮。直闔闔而臨通衢。車塵滯若溷霧兮。紛冉冉將浼予。苟徘徊而不去兮。幾何不爲逐臭之夫。瞻彼樂郊。震澤之墟。俯蒼雲之漣漪兮。仰毗弁之鬱紆。前館榭之絕壑兮。後蒼莽之平蕪。阡陌縱橫以基實兮。聚落交錯若畫圖。審面勢兮。構吾廬。梁桂檀兮。柱杉櫺。不雕不琢兮。不丹青以塗。攀薜荔以帡幪兮。苔蘚繡乎階除。列陵阜以爲垣兮。因澗谷而成渠。長松鉅竹兮。森扶疎。烟條霧葉兮。蔚蔽虧。天矯繚糾兮。若蒼龍之垂胡。夢麗披離兮。若翠幄之流蘇。積雨之後。日

出之初。山氣澤氣。孰吹孰噓。排我簷楹。擢我綺疏。栖我几席。襲我翠書。始膚寸其來會兮。旋波濤之卷舒。乍奔騰以翕霍兮。儻充塞而模糊。何變化之奄忽兮。茫洋莫辨乎四隅。幻萬象以一色兮。覆六合而有餘。中長風之迅烈兮。遂消液于須臾。晝掃滅而無蹤兮。杳不知其所如。但見山青青而林蒼蒼兮。掩映湛湛乎之太虛。吾危坐而睇眄兮。增感慨以長吁。曰寶莫寶兮。貝玉金珠。貴莫貴兮。爵位名譽。等浮雲之不可把玩兮。喟嘆先聖其豈我誣。胡彼昏之不覺兮。爭貿貿以奔趨。况人壽之百歲兮。猶過隙之白駒。縱得之亦何補兮。徒自默而自劬。吾於世兮。復何需。屑逐隊兮。競馳驅。聊歛退而從吾所好兮。放浪肆恣於水澨山陬。幸麋鹿之我狎兮。喜鷗鳥之不我虞。春草叢茂。春華敷。巖紅澗綠。張氍毹。幽泉發竇。疾以徐。髣髴會朝。鏘珞琤。娛耳悅目。樂不可言兮。世間埃壘。何滯滯。時招玄真子。贈郤赤鯉魚。相就東老舊酒壚。旣醉涉江弄芙渠。歌曰。澤有荷。渚有蒲。荷爲衣。蒲爲菹。衣且食兮。保我軀。滯志釋兮。煩慮祛。逍遙委蛇兮。又何必訪偃佺於蓬壺。

古今詩

周伯寧春晴江岫圖

尙書襟懷絕瀟灑。揮毫往往凌董馬。平生一筆頗自珍。數尺新圖爲君寫。齊山遙接吳山青。碧波萬頃孤帆征。東風綠遍汀洲草。總是岐亭離別情。一向江南一江北。離情浩蕩嗟何極。正如江上之碧波。縱有并刀那剪得。當時已足令心愁。如今況復隔羅浮。掩圖卻上高臺望。但見遠海連天流。莫歸朝出誰與侶。蜃

霧蠻烟結悽楚。木綿花落鸚鵡飛。苦竹叢深鷓鴣語。

送蔡思賢參政使蜀

清晨旌節三川去。今日車書萬國同。燕餞都亭來詔使。停驂鄉井訪鄰翁。峯經回鴈邊聲靜。峽入啼猿樹影空。昭烈祠西諸葛廟。秦州城北隗囂宮。神交露立蒼茫際。長嘯風生感慨中。毛伯昔聞周上介。隨何今見漢明公。布宣德意相如最。囊括山川太史工。河隴從茲兵不構。輶轅此去路相通。庭充橘柚陳方物。歌聽巴渝識土風。最是多情江漢水。直隨歸楫到江東。

送秦待制出守龍州

一麾出守別金閨。渭水秦原入馬蹄。拔士真成空冀北。懷人從此隔關西。蒲萄滿泛涼州近。鸚鵡羣飛隴樹齊。肯與交游傷遠別。要推惠澤到遺黎。

送宋起居還金華

長揖謝官徒。還歸戒征軸。眷言幽貞廬。迺在仙華麓。就養望既盈。考槃願亦足。儲清濬昔池。薤荒理舊竹。蘭佩紉春蕤。荷衣製秋綠。沆瀣晨三嚙。彫胡晝九曝。從今猿與鶴。不復怨幽獨。

玄潭古劍歌

扁舟昔向玄潭過。聞有古劍留巖阿。欲一觀之躊躇復不敢。只恐開匣躡躍入滄波。此時解后都城裏。玉質朱暉那得比。玄靈外護朱草莖。赤日中甬監湖水。思當旌揚初鑄戎。囊籙元氣驅六丁。星象失光彩。白

藏儲精靈。不然長鑱尺又半。如何照室影淩亂。神光兔脫飛雪霜。寶氣龍騰貫霄漢。自從斬蛟江水中。濁世餘子誰能庸。長伴空山棲遁者。但見白晝風雲從。邇來閱歲未五十。兩渡江湖寄踪跡。瑤臺夜月聽吹笙。金界晴空逐飛錫。昔至燕京時。用太平。今留石城。兵屢廓清。乃知神物等鎮圭。冥漠自有神提攜。由來治忽係出處。非是漂泊東復西。聖明御九有。妖孽具授首。既不假道上斷大蛇。又不用軍中擣玉斗。明朝且賦歸去來。彭蠡扁舟落吾手。申之以歌曰。我知爾兮爲赤蚪。上帝有命兮下土留。爲民捍患兮萬歲千秋。彭蠡之奧兮蜿蜒所鳩。爾之歸兮徑中流。慎勿奮飛兮從爾儔。使我思爾兮離憂。舞蛟黿兮與鱗鯢。

送曹叔溫赴淮安帳

初我識君自三山。面如白玉紅頰顙。平明振佩入烏府。行人指點人中仙。此身萍梗隨流轉。浙水東西數相見。時清事簡百不憂。卮酒篇詩恣歡宴。自從烟霧繚江潮。將車無復能齊驅。春鶯秋月兩寂寞。尺素斷絕心煩紆。今古江南佳麗地。龍虎載瞻天子氣。幾幾束帛賁邱園。濟濟衣冠若鱗萃。東華邂逅式相逢。蕭蕭短髮驚成翁。青衫依舊陪驄馬。風雨徒步追羣公。過從更說舊遊好。舊遊著處生芳草。沈約樓前杜宇啼。西施湖上芙蓉老。京城官釀斗四千。交歡安得青銅錢。三嗅落花共一嘯。浩歌白石看青天。盍簪方喜慰鳴屨。摻別那堪增養養。寒潮浩蕩足秋霖。木落江空欲何往。紅蓮綠幙依黃堂。駕言擊楫趨山陽。君材有用仍小試。干將百鍊須善藏。幾年爭戰今休息。燭燼模糊土花碧。韓信祖逖安在哉。但見長淮搖落日。世途反覆如浮雲。人生離合矧可云。天皇盛德同華助。肯使獨鶴終鷄羣。

郭熙關山雪霽圖

昔我北遊月在朔。兼旬犯雪度雄霸。千里萬里皆瑤琨。高迷邱垤低迷罇。朔風烈烈塵不驚。中野蕭條但桑柘。僕夫股慄面削瓜。身上破褐纔掩骼。長途日暮行不前。回顧堪憐那忍罵。前車旣斷後車絕。停驂獨宿道旁舍。床頭土鏹鬱生薪。村酒沽來敢論價。臥聽櫪馬齧枯菱。展轉無眠疑不夜。忽然朝光入甕牖。主僕瞥見互驚訝。攬衣匆匆便蓐食。如此晴明喜天借。可辭趁暖卽前程。剪拂蹇驢還自跨。蘆溝凍合正練橫。徑度不用修梁架。西山馬首遙相迎。拔起人言似嵩華。瓊樓玉宇忽照眼。行行已到南關下。時清關吏殊可人。不復如何乃邀迓。過關使客多于簇。或挽柴車或高駕。閑情我正繞剡溪。吟思誰歟似清灞。道逢軒蓋何其都。駿馬雕鞍蒙錦帕。銀盆熾炭蠟光燃。面面幃帷行酒炙。徒御繽紛意氣轟。錯金劍具青絲靶。行人不解說姓名。但說無非國姻婭。狐裘貂帽詎知寒。馳驅爭入柳林射。當時有意欲賦之。計吏相煎嗟不暇。鶯花窈窕江南春。風景依依在圖畫。

題張會稽扇

鑑湖波暖欲生烟。太守行春放畫船。皂蓋朱轡穿柳去。傍人指點是神仙。

題耕隱巷

中歲脫塵纓。田廬遂幽獨。靈雨春載陽。繁霜秋始肅。土屋自冬溫。練衣忘暑溽。眈眈循所務。焉知時運速。翳翳桑麻陰。稍稍梨棗熟。扣門無追呼。登場有嘉穀。臨深具網罟。薤荒理松竹。披帙欣自怡。舉觴念誰屬。

俯仰復何愧。逍遙遂忘俗。禦寇談力命。南華貴知足。亦欲抽吾簪。與爾爲近局。

送今主簿赴吳江任五首

美人結飛璫。明月何朧朧。問之珊瑚枝。其纒以五彩。此物曷致之。錫貢自南海。有材苟適用。無幽不見探。嗷嗷衆赤子。望望將告誰。詩人咏豈弟。奔命何可遲。馭促馬則疲。水煩魚不滋。往者皆謂然。來者能忽思。西望姑蘇臺。近臨百花洲。白露正爲霜。行人不可留。但感鴻鴈集。不傷麋遊遊。月明歌子夜。民生庶其瘳。遠客京城中。賴有之子並。出處靡不俱。豈異形與影。俛仰忽不樂。睽離生俄頃。執手臨路歧。語語不知永。明明天上月。旣盈還復缺。聚散諒如斯。無爲腸內熱。同氣恆相求。豈限吳與越。精靈渾然合。不見雙巨闕。

送李丞赴堂邑

堂邑古壯縣。地濱會通河。我昔遊燕冀。操舟河上過。路逢兩父老。白髭鬢皤皤。自言令斯邑。前後知幾何。豈弟如父母。張令良不多。往者不可作。來者誰同科。吏治日蕪穢。民病日沉痾。語罷還太息。繼以涕滂沱。何況十年來。無歲無干戈。黃塵迷道路。白骨被陂陀。原田自臙臙。孰種麥與禾。遺黎轉惻惻。短褐不至裸。念此喪亂際。思治意則那。今焉亦已幸。得見義與娥。脫之塗炭中。所重在撫摩。視民有如傷。聖德無偏頗。載糧往賑給。下令蠲煩苛。之子青雲彥。綠髮顏如酡。壯志在經濟。夙學崇丘軻。一旦被推擇。職此非由他。丈夫貴立事。歲月如奔波。丞乎豈負子。行矣勿蹉跎。贈以辛苦辭。酌以金叵羅。報政抑何日。天門鬱嵯峨。

流觸圖同龍子高作

薄言官京國。倏爾三四齡。愧非軒冕姿。實切邱壑情。及茲攬圖畫。振策欲遐征。禊館既宏敞。崇山復崢嶸。丹崖散春綺。碧樹含秋清。芳辰良讌會。羣賢俱合并。列坐藉綠褥。舉觴泛清泠。撫景趣已領。梁輪時遽成。窮彼一日歡。垂此千載名。誰能繼芳躅。睇望增屏營。

送饒彥材還盱江二首

阿翁鬢髮已星星。遊子何心更遠征。昨夜客窗風雨冷。寒衣收拾寄行營。塞上風塵晚不驚。將軍傳令且休兵。秫田收後多爲酒。早晚還家共太平。

送陳思可主簿赴進賢任

一別十五年。倏忽若昏旦。相逢京城中。幸脫戎馬亂。宦遊我何成。鬢髮子已換。留連一樽酒。寂寞四門館。剪燭聽寒雨。話舊過夜半。居然消百憂。莞爾成一粲。維子才且賢。文采甚煥爛。起從有道徵。國光方縱觀。謂宜真館閣。鴻猷藉宣贊。如何奉明命。鈞考親吏案。黎庶乃邦本。疾痛資抑按。要將遠猷敷。可以小邑翫。心懷簡書長。跡逐萍梗散。席掛遇順風。潮生失遠岸。昨夕簪云盞。今朝袂還判。後會復何時。臨歧重嗟嘆。長江送別圖。饒朱仲雅赴山西省幕。

班馬款江渚。日夕羣山蒼。對酒不能御。非念川途長。朔南自一統。鴻燕不同翔。別長會日短。載歌燕燕章。中丞劉先生齋閣前山茶一枝並蒂因效柏梁體呈。

朔風剪水雨雪雱。萬木蕭條凍且僵。青藜丈人鈴閣傍。山茶作花紅錦香。中有一枝並蒂芳。符彩爛若雙。

鸞鵲燭然占盡三春光。皇英來自雲中央。赤旗翠節兩作行。阿母笑執瑤池觴。仙童雙雙吹鳳凰。綵女齊綰珊瑚璫。麗色照耀青霞裳。芳氣氤氲滿中堂。大君尺劍定八荒。牛歸桃林馬華陽。百度既貞四維張。禮樂誰云謙未遑。制作直欲追虞唐。文人今之杜與房。主臣合德真明良。朝夕左右扶維綱。餘子議論安敢當。一朝嘉惠錫后皇。乃是人文發禎祥。玉局仙子喜欲狂。更祝文人壽而康。黼黻鴻猷煥天章。山茶之瑞垂無疆。

陪諸公郊行

忽憶兒童唱大堤。便攜僚友出金閨。清溪繞郭穿魚市。瘦馬尋芳踏燕泥。酒美得辭花下醉。詩成漫向竹間題。始知遊衍來應晚。岸芷汀楊色已齊。

絕句

幽花陣陣隨風減。芳草萋萋逐雨添。悶倚瑣窗聽紫燕。不知粉蝶過朱簾。

送王希陽編修使交趾

歷數歸真主。羣方若綴旒。外藩須嗣續。當宁重懷柔。芝檢文彌盛。茅封禮更優。代言欣爾屬。將指副予求。暫下屑霄去。真成萬里遊。宮袍裁白紵。廐馬出驂騑。望重皇華使。名高好時侯。揚鞭隨越鳥。祖席贈吳鉤。自覺光輝遠。那知跋涉修。幾句行嶺嶠。何處是交州。山擁魚鱗集。江分燕尾流。墮鷺從跼跼。馴鹿自呦呦。綠認桃榔浦。紅看荔子洲。馬人偏好客。蜃戶總能舟。日上扶桑表。天垂嶂海頭。昔聞銅作柱。今見蜃爲樓。

櫺葉時交墜。沙蟲或暗投。由來宣至德。直欲被遐陬。除館迎京使。傾城拱道周。陪臣偵伺謹。膳宰往來稠。樂作聆銅鼓。衣更閱貝裘。珍羞羅海錯。妙舞雜巴謳。蕉實垂垂重。椰漿盎盎浮。括囊懲蕙苴。澁口卻扶藁。事大無違禮。新王實好修。有陳皆睿訓。餘事及冥搜。足使誠心服。端非緩頰侔。上方思子切。誰敢爲王留。別袂逢梅雨。歸期指麥秋。論思金馬日。頌獻碧雞不。

卽日

午門同出獨歸遲。立斷銅壺漏下時。添得綠荷千萬柄。雨聲強半在西池。

贈徐季子

百金不惜市梃鞭。兩耳不解聽朱絃。人情如此亦何以。我每見之獨慨然。夫君懷寶起浙右。掉鞅觀光來日邊。夙學人言破萬卷。新製我喜窺幾編。金莖玉露足秋爽。林花澗草爭春妍。紛紛牛毛豈不多。振振麟角爾固專。摘藻詞垣翻舍置。採芹鄉泮仍留連。所好者竿鼓者瑟。猶柄以方鑿以圓。陳平丰姿若冠玉。鄴生辨口如河懸。禮意殷勤日三接。華貫敷歷歲九遷。由來利鈍係遭遇。未必愚智殊天淵。樂育菁莪亦己重。況乃桑梓敢不虔。去國不賦北門什。還家徑上東吳船。大材小試吾竊歎。冷官不厭子乃賢。審子閱世倏四十。守官太學垂五年。包羞待問成倚席。畢景兀坐寒無氈。勳業空期螳附驥。俛仰卻笑夔憐蚘。彼哉浮雲勿復道。歸歟樂事言難宣。會稽雲門最幽絕。鑑湖剡水交漪漣。玄猿嘯呼山近屋。白鳥明滅江吞天。雲間往往得靈藥。月下時時聞采蓮。多暇應爲曲水會。乘閑便作東山眠。村翁溪友總愛客。蕨芽蓴菜不

計錢酒酣更斫銀絲餠。章就還灑蟬翼牋。並遊只許鐵冠子。同載應懷玉局仙。願言留榻以相待。一曲擬乞君王前。

朱澤民畫

朝朝謀隱地。忽見好山川。雄麗皆衡嶠。幽深有澗瀍。羊眠松下石。虹掛屋頭泉。便欲抽簪去。依崖結數椽。

方壺雲山爛熳圖同胡士恭博士題

我家海嶽之畫圖。乃是小米手所摹。丹崖翠壁走雲氣。北連恆碣南衡廬。長風中來吹不斷。疑有鬼物陰卷舒。石林條開復冥漠。雷雨欲至愁魑魍。分張尙覺天地窄。慘澹直與造化俱。斯人一去三百載。流傳筆力到方壺。舊聞仙巖二十四。雲窗霧牖仙者都。錦溪朝朝玉氣合。瓊林夜夜丹光噓。方壺揮毫托真趣。生紙染出纔尺餘。天高不見青鳥下。樹老似有玄猿呼。上清羽士欣入手。珍重不減千明珠。展觀使我長太息。如此雲山何處無。武陵桃花春正開。淮南桂樹秋不枯。強顏咲傲金馬署。嗟我豈是東方徒。乞歸何幸優詔許。遠遊便以雲爲車。蒼梧既醑虞帝墓。會稽更探神禹書。左攀東海若木枝。右折西華青夫渠。尋真徑度弱水去。飛行安用叩杖扶。豈無清冷可洗耳。亦有沆瀣堪充虛。我自持盃酌阿母。誰能搔痒招麻姑。鬢髮不受皓雪變。日月任使跳丸如。玄圃羅浮若解后。擬出海嶽相歡娛。

庚戌七月九日晡時欽奉御筆宣喚賦此

玄霜溼露動龍香。水殿書題愛晚涼。蟣虱小臣惟感愧。姓名衣被五雲章。

明日入見於奉天門有國史編摩之命口號

聖代何曾有棄材。選掄猶自及蒿萊。玉階俯伏聆天語。金匱抽書亦許陪。

明日詣相府控辭述懷

玉署高寒竊玉清。不材豈不戀恩榮。只緣多病兼無似。自合山林送此生。

越三日丞相以辭職歸養聞欽蒙俞允志喜

朝中久戀乘軒寵。膝下深慚返哺私。新荷君王賜骸骨。家人須信無歸期。

尋被留校讎元史

聖主詔修前代史。史官鱗萃總名流。胸中不識揚雄字。也向蘭臺學校讎。

寄吳文明憲副

已過風雨節。不得故人書。目斷千山外。神交五夜初。繡衣天下士。白鷺使君車。風采能廉懦。知君獨起予。

贈王彥和檢校還北平四首

拜表趨丹闕。承恩宴紫宸。羽儀江左彥。簪紱帳中賓。玉液金盃出。璫筵錦瑟陳。轅門思贊佐。迴轡敢逡巡。提封開畫省。地勢控全燕。雪重陰山近。星低瀚海連。藩屏歸付托。畫諾仗材賢。捫虱家聲舊。應須有奏篇。避地依先隴。閑居隔短牆。紫金花下醉。白紵水邊涼。午夜看華月。中流放野航。隱淪元自好。誰遣綴鴻行。乘傳歷長途。齊封接魯墟。頻年經戰鬪。幾處遂耕鋤。小市尊多酒。貧家飯有魚。重來朝覲日。爲報玉階除。

連雨雜書三首

江雨殊未已。江風生早寒。今我情不樂。喟然起長嘆。決去胡不早。無營尙盤桓。徒貽父母愁。歲晏衣裳單。束髮學爲文。志在秦漢土。異彼經濟具。持此將安往。自悲還自慨。云胡常養養。不見力田者。寧復計荒穰。鬱鬱苦無聊。起坐讀古書。一篇未云畢。感觸增嗟吁。儀秦爲丈夫。丘軻見謂迂。是事古已然。偃蹇欲何如。

史館雜書

蔓草寒烟漢苑秋。書藏金匱更誰收。禮亡樂缺無窮恨。地老天荒有限愁。筆削自從尼父後。文章無過馬遷優。坐銷官燭如何補。絲絡翻慚進庶羞。

東齋夕書

幽居得自怡。野性方愜素。高枕一酣眠。長廊獨閒步。白日誰云長。青山忽已暮。皓月照前階。涼風滿高樹。偶隨孤鶴行。時見疎螢度。卽此有餘歡。何況山中去。

絕句

落葉滿衡門。蕭蕭風雨夕。一燈溪上明。何處獨歸客。

雪夜聯句

清夜羣彥集。孟虛館一燈閃。仲平白雪積更霏。玄雲暝逾掩。子幌薄絢琉璃。瓦素伴琬琰。克珠跳間投隙。玉立每因广。仲平簷鐸金琅璫。璧水銀湫壑。克庭柏凍不僵。宮槐望逾儼。伯皐禽奪娟娟。屋烏羞黯黯。仲平觴舉

席既秩。孟語永興方漸。孟芬郁雜枝椒。圓方薦菱芡。仲酬酢肆臚囂。謳吟互褒貶。居爐噓火盎盎。豪曩烟
冉冉。克岸幘極情真。吮毫緣韻險。伯思湧若有神。文成不加點。仲癯然皤侵鬢。酣已紅上臉。孟吻燥喜餽
漿。耳熱思臥簟。冰蘂乃吾嗜。池鱗念誰羣。仲青黃感木災。黑白悲絲染。玉振衣鶴踟躕。伯絮羹魚噉噉。晝
跏肯添足。持鰲不遺壓。仲庶用樂羈幽。焉能任拘檢。子掀髯良已放。拊髀詎云諂。玉更移燭屢續。坐久枉
終歛。孟小草漢張芝。清談宋王儉。孟寒床晒臥袁。克夕艇擬泛剡。伯公乎材總邁。余也廁何忝。假寐云小
憩。仲夢噩恐成魘。孟城柝或罷擊。風葉忽聞颭。仲虹光射斗牛。伯妖氣蕩關陝。居行藏愧蹉跎。歲月傷荏
苒。子起舞聽窗雞。驚呼駭巷獫。克款洽既無荒。留連復何憊。相對總忘疲。東方已睊睊。仲

蘇平仲集卷十六

別集

空同子譬說二十八首

秦穆公使三帥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牛十二犒師。且遽告于鄭。孟明謂鄭有備。滅滑而還。皇武子言于鄭穆公曰。輕財之謂賢。制勝之謂能。其弦高之謂矣。夫高將市于周。遇秦師于滑。知其包藏禍心。求逞於我。不愛其乘韋與牛十二。用之犒師。以息鄭國。可謂輕財。既犒師矣。遂奪其心。三帥知我有備。氣沮計窮。暴骨是懼。斂兵而退。可謂制勝。不然。秦師奄至。誰其禦之。我之弗知。何以能備。孟明、西乞、白乙。攻我于外。杞子、逢孫、楊孫。應之於內。存亡之數。未可知也。今甲兵不試。邊鄙不辱。勅敵遠卻。社稷用寧。高力之以功莫大焉。舉賢用能。賞功所以爲國也。君請圖之。以勸來者。穆公曰。無遺於善。而民知所適。何以弗爲。遂召弦高賜焉。高稽首曰。臣草莽之臣。未嘗獲齒君之輿隸。惟是貿遷有無。以利民用。臣之職也。方秦師之東也。不虞相遇于滑。不及以聞于執事。輒致君之命。有犒于其師。出臣之位。矯君之命。死有餘罪。君惠免之。而不以戮爲幸。已甚。何賜之敢覬覦。先君桓武莊文。勳在王室。天鑒其忠。祚我子孫。恤其菑而捍其患。秦師之不克逞志于我。則由此故也。臣何力之有。而若歸功于臣。而賜焉。使人謂君以臣之故而賞僭也。無乃不可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功。猶竊人之物以爲己物也。罪又甚焉。其敢幸秦師之退。而自

爲功乎。若曰：不腆韋牛，臣之自輸，於是乎歸焉。臣雖賈豎，又敢取之以犯不義乎？臣聞爲人子不敢私其財，義也。故雖子之財，父實有之；子之道，臣之道也。如是，自臣身至于妻孥私家，孰非君之有哉？寓於臣而已，非君實寓，則臣焉取之？牛韋在臣，猶在君也。輸以共用，固其所也。若私君之有，曰：我之有，而求歸焉，夫豈義乎？獲賜而亡義，又焉用之？且微社稷之靈，先君主君之福，秦師有進而無退，傳于城下，其誰獲免於執干戈以事捍禦乎？臣將覆亡之不暇，而況能有牛與韋乎？今微福于君，不惟全其首領，亦完其室家矣。其爲賜也，不亦大乎？豈獨臣受賜，雖國人皆受賜，而臣重有賜焉？人將謂臣無厭，而懼且以爲僂矣。君無庸賜之，是免臣于僂而納之于義也。請辭之。穆公曰：成子之名，而教民以義，何故不爲？遂許高。君子於是謂鄭穆公君矣。皇武子、臣矣、弦高、民矣，聞善而能從，明也；見賢而能推，忠也；有功而不德，謙也；明以撫衆，君之道也；忠以事上，臣之職也。謙以自居，民之行也。君明臣忠，民謙求國無治，不可得也。此鄭之所以免於秦之師也。

魯宣公稅畝，孟獻子諫曰：魯諸侯之望也，諸侯之望魯也。曰：秉周禮也。今稅畝，是棄周禮也。以秉禮聞而棄之，諸侯其爲我何？先君隱公以我許田，易鄭之祔，君子猶且非之，曰：有王制在。王吏若以疆場爲問，將何以辭其大討？矧取民有制，而可逞君之欲乎？昔者先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畝百爲夫，夫九爲井，井九爲邑，邑四爲邱，邱四爲甸，甸四爲縣，縣四爲郡，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制，於是乎定焉。大國食者半，中參之一，小四之一，而其取民也，皆什一焉。什一，制之謂也。制所以律貪而禁暴也。夫先王封建諸

侯使治民而食其力以治民也。豈厲民哉。故爲之制。食於人者。雖貪冒弗使過焉。食人者。雖鄙嗇弗使不及焉。是故制猶水之防焉。防猶不可決。而況先王之制乎。上所以取乎下。下所以奉乎上也。不過什一爲日久矣。而君過取焉。譬則決水之防也。夫君人者。上承天。天下撫庶民。而踰制斂財。其無乃非義乎。踰制蔑君。斂財毒民。蔑君君怒。毒民民怨。若怨怒並興。禍亂將至。抑國家之不能安靖。而君焉逞欲。越自魯公。撫封于少皞之墟。十九世矣。土田是賦。以給公室。有自來矣。載其儉德。百事攸共。臣未聞其不足也。而今不足焉。庸非奇慝奢淫之日新乎。四者所謂蠹也。府庫空虛。則職此也。不然。夫豈不見稅斂之時。入則足用。在三事而已。一曰窻欲。二曰節用。三曰由禮。三者之中。禮爲之體。必由乎禮。而后動焉。非禮不欲。非禮不用。如是。則什一無弗足也。若動不由乎禮。非禮亦用。非禮亦欲。則雖什二又何足之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鑒于先公。而惟三事之是務焉。用稅畝。詒怒速怨。示貪。臣恐所獲不如所喪也。君其圖之。弗從。遂稅畝。君子曰。魯之不競也。宜哉。浚民以從欲。長國家者。患無民。不患無財。紂有鉅橋之粟。鹿臺之財。而曰獨夫。無民之謂也。若之何浚之。古之人君。知國本之在民。是以用其賢能。爲其司牧。授其田宅。教其樹畜。開其衣食。同其好惡。恤其疾苦。補其匱乏。遂其庶富。致其勸懲。興其孝悌忠信。本旣固矣。而後邦寧。三代異制。厥道一也。今縱不能損上益下。而又瘠民以肥己。自伐其本矣。而魯之不亡。所謂一世無道國之未艾也。

成王問君爽以守成之道。對曰。恪遵成憲。崇信耆老。無取昔命令而紛更。無陋舊規模而改作。王曰。其要

何居。對曰：在詩有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書有之，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王曰：不已懼乎？對曰：十圍之木，植之非二三十年不大；及乎伐之也，不累日而仆矣。九成之臺，築之非踰時閱歲不成；及乎毀之也，不累日而夷矣。成之難而仆之易也如此，成之難而毀之易也如此，安得而不懼也？周之天下，后稷建之，公劉篤之，太王拓之，王季勤之，文王武王成之，此十圍之木也；此九成之臺也。如之何其無懼也？夏之民嘗去桀而歸湯矣，商之民嘗去紂而歸周矣，王不聞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如之何其無懼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國何貴？李克對曰：貴士。文侯曰：何貴于士？李克曰：兆民之庶，君不能自撫也；三軍之衆，君不能自馭也；百職之富，君不能自修也；萬事之煩，君不能自理也。而士者，君之所與撫兆民、馭三軍、修百職、理萬事者也。得士則兆民得其生，三軍得其所，百職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而君得以安富尊榮。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得士也。狐偃曰：仁親以爲寶，貴士也。士之貴也尚矣。楚有子玉，晉文側席；吳殺子胥，句踐進兵；燕用樂毅，齊不能支；魯亡季孫，邾亦相侵。士之用舍，國勢之強弱係焉。何得而無貴乎？三仁既去，殷國遂墟。二老來歸，周業攸成。伊尹就桀，夏社未亡；百里奚至秦，虞公以滅。士之去就，社稷之存亡係焉。何得而無貴乎？文侯曰：焉得士而與之共國哉？李克曰：知之則用之，用之則任之，任之則信之，信之則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天下者，皆將竭蹶而至矣；知之而不用之，用之而不任之，任之而不信之，信之而不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國中者，皆將治任而去矣。文侯曰：善。於是師卜子夏、田子方、客段干木，相魏成，任翟璜，西門豹以吳起、樂羊爲將，用屈侯鮒爲子擊傅，而魏之爲國也，天下莫強焉。君子曰：無兢維

人信矣哉。不然。三晉地醜德齊。魏何以無敵於天下也。

楚王入于雲澤。若虎兕。若雌獾。若鹿豕。若鴻鴈。若鳩鷦。若鷓鴣。見王無不恂然決起。翔者奮飛。走者遐竄。高者入雲霄。下者伏灌莽。有錦鷄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競明。悅焉。左右關弓。再欲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凡鳥獸之屬。或殪于鷹犬。或隕于鋒刃。或傷于網羅。而鷄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鷄也得全其生。以綬見樊于籠。亦以綬然。則士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鷄有綬。藉使深藏。矯乎其飛冥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烏乎取哉。故者無逃于樊籠之間。非綬實爲之。吐則使之也。嗟乎。士無以材自眩哉。

空同子曰。陸贄之召爲翰林學士。在建中之初。盧杞之相在。二年至四年。以李懷光論奏。而貶杞。新安司馬杞之爲人。懷光猶知惡之。贄與之同朝三年矣。未嘗顯斥之。第因奏議。微示論刺而已。及其既貶。乃聲言其奸邪。致亂。贄之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在正元八年。裴延齡之判度支。在七月。贄于時極言用延齡之非。德宗不聽。十年十一月。猶上書歷數其罪惡。而贄竟曰。太子賓客。使贄惡杞。論杞如惡延齡。論延齡則杞之貶。當不在四年。其惡亦當不至已稔。又何自致朱泚之亂。而有奉天之幸哉。方杞在位也。贄則不顯斥其奸邪。及杞去位也。贄乃追咎其致亂。而贄之於延齡也。則始終言之不少置。謂位不同也。則學士號內相。猶之爲相也。謂時不同邪。則杞爲相日。贄諫非不行。言非不聽也。此何爲哉。然觀贄語所親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何所恤。可謂不以得失爲患者也。而於此不能使人無間然。余是以累歎而

深惜焉。

辟閭氏蒲盧氏過義渠氏。義渠氏奉觴觴焉。辟閭氏心若不快。中酒屢興歎。義渠氏曰。吾聞惟酒合歡。今子中飲而嘆。無乃有隱憂乎。辟閭氏曰。吾聞危莫危于上下交征利。時之人無有賢愚貴賤老弱。惟利之是好。以故私憂之耳。蒲盧氏曰。若好利則有之矣。若謂老弱貴賤賢愚無不好。則豈其然乎。辟閭氏曰。子以我爲不信。吾與子行試之。乃懷金錢數十。與蒲盧氏義渠氏俱出北關外。遺其二道上。而伏隱處窺焉。少頃。一樵夫負薪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走從隱處出。復遺二金錢而伏。有頃。一童子驅羊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出遺金錢如初。尋一媼行過不拾而去。辟閭氏怪之。追問媼曰。何之。媼曰。家貧將入城。從人乞貸耳。曰。媼且欲乞貸于人。道上有遺金錢。何不拾也。媼曰。耄矣。恨不之見耳。見之安得不拾而已乎。遽問安在。辟閭氏指以告之。媼方俯拾。一人騎而與從奴數人來。見曰。此我所遺也。媼何得取。命其從奴取之去。辟閭氏曰。媼非老者乎。童子非弱者乎。樵夫非愚且賤者乎。騎者非賢且貴者乎。而見金錢無弗取。吾之言其弗信矣乎。蒲盧氏曰。然則奈何。曰。惟義可以治之。義明則廉恥興。廉恥興則取予不苟矣。雖然。義其具也。非其要也。曰。何謂要。曰。上之人以身率之。儉德是恭。屏去淫侈。取之以道。無富之貪。則其要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上者徒訓以義。而不教之以身。其曷由知所法也。不奪不厭矣。空同子過北邙山。見叢塚焉。喟然而嘆曰。人乎人乎。其王侯將相乎。其巨家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俠客釋氏乎。其跼僧乎。其阝隸乎。其操觚者乎。其人奴之類乎。其鹵簿鼓吹前挽後擁而歸之斯乎。其束縛

而遺之斯乎。其殮而埋之斯乎。其始將錮三泉而天文地理之畢具乎。將使房繳道門闕罽置之極其壯麗乎。將祕器臣妾之備置乎。將穿不及泉而邱壘之無處乎。將不封而不樹乎。其中將珠襦玉匣黃腸題湊乎。將桐木爲棺葛藟爲緘乎。將厚衣以薪乎。將保而反其真乎。嗚呼噫嘻。蓋皆不可知矣。況乎其主名邑里何得而稽乎。但見華表摧折。穹碑剝落。土花燐燐。牛羊礪角。可悲也夫。牧豎縱橫。汛掃不至。漆燈已滅。陰燐昭晰。可悲也夫。蒿萊沒垠。麒麟歆側。翁仲無言。白日自沒。可悲也夫。衰草離離。露冷風淒。罔象出沒。狐狸嘯啼。可悲也夫。言未卒。傍有樵者曰。唉。又何足悲哉。人齡踰百如電之流。如駒之馳。方其生存。或竊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尊者卑者。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歎欣得失。用舍天壽。參差不齊。及大期之奄及。脩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秦儀。雄如項藉。巧如工倕。腰懸章綬。手執璧圭。布視錦繡。塊視珠璣。雖欲不同。爲螻蟻之歸得乎。唉。歲月荏苒。寒暑推移。則其骨毛齒爪。亦將漸盡而塵飛。頽然獨存者。第敗塚之纍纍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邱壠塋域。又將爾耕而我犁。蒼然如故者。特空山之巍巍而已。而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茲。夫子何乃不能忘情。爲之佇立而歔歔也。雖然。萬物之間。衆人之中。維賢維哲。立德立功。坤翁乾張。蟠地極穹。有生有死。雖衆攸同。其英魂靈氣。則不隨草木而腐壞。其令聞廣譽。則長並天地以無窮。苟能如是。則善矣。尙何彼之悲爲。唉。宇宙有不朽而不移之方。蠅營狙詐。舞文用機。競浮雲於旦暮。較強弱於錙銖。俯有拾仰有取。爭勢利。計崇卑。將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舉世之沒沒蚩蚩也。空同子曰。善哉。去其健羨。脫其放羈。放乎山林。弦琴誦詩。進德修業。惟恐後時。

海賈謂漁者曰。我之賈于江海也。大舟如山。後不見前。檣高入雲。航廣彌天。奇貨異寶。填委其間。真臘流求。川蜀荆蠻。乘風駕浪。朝往夕還。獲利至速。以博用力。至逸以安。爾何不操我之舟。以利天下。以濟不通。乃駕舴艋。而浮遊溪澗之中。低桅短篷。坎窪其容。輕如浮梗。迅若飛鴻。倏依淺瀨。忽緣長猗。槳蕩乎浦溆。之裔。纜繫乎蒲葦之叢。舉罾得蝦。投竿取鯛。以給衣食。以活妻孥。抑何陋歟。抑何愚歟。漁者曰。貨寶者。盜賊之餌也。江海者。風波之區也。分薄而利厚。未有不困者也。力小而圖大。未有不危者也。與其冒風波之險。孰若即安于浦溆之有餘。與其懷盜賊之憂。孰若取足於魚蝦之無虞。大舟之利。吾豈不知。顧力有所不足。而分有所拘耳。使吾舍漁。又何覲覲乎。乃歌曰。我舟一葉兮。可安居兮。我魚數寸兮。可充虛兮。候之豐兮。憂之大兮。我何以涉江海爲。爾毋我愚兮。我寧爾隨。空同子聞之曰。漁者其賢乎。夫能量力者。必守己。能知分者。必安命。安命則不貪。守己則不競。不貪近乎仁。不競近乎義。義且仁。漁者果賢乎。使人皆爾也。又何至冒利而黷貨。希寵而徇勢。輕性命而履危機。昧廉恥而處污穢。皇皇而不知老。役役以至于斃也哉。

空同子行於河濱。見漁者。視其網則繒也。觀其所得之魚。宛轉吮喙。鱗鬣莫辨。則其大者才如指而已。顧謂門弟子曰。先王發政。網罟之目必四寸。而魚之鬣于市者必滿尺。何其仁也。當是之時。魚繁之類。咸遂其生。又何幸也。今繒以爲網。而魚之如指大者。登鼎俎焉。甚哉乎。魚之不幸也。甚哉乎。漁者之不仁也。漁者曰。嘻。是何足怪。古者取民。率什一。後世則大半矣。古者役民。歲三日。後世則終歲矣。古者山澤無禁。關

讓不征後世則以山澤關市之征爲經費矣。然則不幸豈眞魚哉。不仁豈眞漁者哉。空同子乃歌曰。列彼下泉。浸彼苞稂。慨我寤歎。念彼周京。歌已而歸。歸而顰蹙者累日。

於陵生問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信乎曰。信。曰。自黃帝堯舜以來。居其位未有不服其服者。而天下之隆平。何以弗若唐虞。曰。大哉問矣。衣裳之制。始於黃皇。而備于堯舜。其繪于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焉。其繡于下裳。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焉。所以象德也。夫豈爲身之章。以起人之美觀乎。是故明目達聰。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恭己無爲。萬國咸寧。山之鎮也。聖神文武之難名。睿哲溫恭之不測。龍之變也。命九官以熙庶績。而禮樂刑政粲然。華蟲之文也。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宗彝之孝也。惟精惟一。藻之潔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火之明也。十二牧之疇咨。六府三事之允治。烝民之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惑。黼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立牧而建長。內華而外夷。黻之辨也。然則聖王之爲衣裳也。所以象德也。非聖德之有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爲之昭焉故也。服其服而有其德。此乃天下之所以隆平也。服之在身。德之不足。而垂拱焉。殆與被偶人以文繡。而坐之巖廊之上無異矣。欲天下隆平。豈可得乎。居堯舜之位。服堯舜之服。備堯舜之德。而治不唐虞之若。吾未之信也。於陵子曰。服以象德。德欲稱服。夫子之言至矣。非獨天子爲然。公侯卿大夫皆當然也。不然。幾何其不爲彼其之子也哉。

空同子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高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下。係乎風俗。維

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勢之強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耶。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禍不及民。其國勢可謂強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材。不下陛而取之。所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修。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于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布、袁紹、袁術。皆有絕人之姿。曹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者。由世祖敦尚學術。興厲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開設學校。尊禮師傅。以作新之。政教脩于上。風俗美于下也。然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矣。或者乃以爲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然而于凡大閑漠乎其不留意也。可乎哉。可乎哉。

空同子過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爲膏。塗竹枝九盤。孟几席簾幙。窗戶間無不樹之。空同子曰。何爲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逐香羣集焉。無得脫者。曰。蠅螫子手足乎。曰。否。曰。蠅噉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人。噉人而善眩人。衣之白也。涅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點之而白。形焉。吾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誓不盡除之不止也。曰。子知蠅蠅之善眩。而不知人蠅之善眩尤甚也。曰。何謂人蠅。曰。屬耳于垣。陰伺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如簧。離間骨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爲賢。以詐爲忠。非人蠅而何。以正直爲回邪。以剛方爲專恣。非人蠅而何。子奈何不務除之也。曰。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德以爲聽。好惡之不作。情僞之灼知。是非之

莫惑。凡人貌而蠅行者，不信之而怒之，不恕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而黑無得而借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空同子掩書而起，曳杖而歌曰：黜吾知，任吾真，佚吾形，抱吾神，兩耳之存，六用之泯，人乎天乎，天乎人乎。吃者闕翁聞之，蹶然謂空同子曰：夫子殆非故夫子矣。何今之歌者，異乎昔之歌者也。空同子曰：今者造物補我一竅，吾遂與含聰氏爲友，乘無形之龍，以適無象之野，而遊乎無聞之鄉，處乎無聲之境，息乎無情之庭，吹萬變作而吾窅兮無知，疾雷破山而吾寂焉無覺，況乎毀譽吁俞，吟歌呻吟，足感吾之心乎。夫我一竅之完也，而我適吾適也，若此庸詎知吾之七竅，而造物不皆吾補乎。我其爲玄同乎。子將求我于空同之上乎。吃者闕翁曰：予遊心於墨墨也久矣，願執鞭而從夫子之後也。

尉遲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于管，如樞之于戶，如將之于三軍，如腰帶之于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

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于世也不假磨礪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邱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萼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于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者楚之于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憫焉無難能者矣。東郭氏之貓羣聚于庭首以相枕足以相拊尾以相戲舌以相舐甚相狎也。投之腐鼠皆鋌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者或逐其後或據其前或號其右或攫其左相與鬪且噬矣。空同子曰：利之善移心術也如此。

夫物交于前。欲炎于中。恐己不得而人得之也。雖腐鼠之微。甚狎之貓。鬪而噬弗顧矣。而況有大于鼠者乎。今之人。平居相與握手附耳。以致歡忻洽愛。自謂骨肉良不過是。及乎勢位一接。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義醜抵而深排。陰擠而陽奪。不得已。心術之移于利也如是。則與東郭氏之貓何異哉。

空同子曰。賢者謀道而不謀食。故賢者難進而易退也。其君知之至然後起。禮之恭然後留。信之篤然後用。故君得之而君以正。國得之而國以安。天下得之而天下以平。或遇之不以其道。則納屨去不終日矣。蓋君子出非苟進也。道合則出也。處非苟退也。道不合則處也。吾知謀道而已。吾庸知富與貴哉。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祿。待祿而富。待爵而貴。外也。非內也。道德以爲貴。仁義以爲富。斯內也。非外也。古之賢者。明乎內外之分。是以難進而易退也。世之所謂賢者。知之不至。幡然而起。禮之不恭。恬然而留。信之不篤。樂然而用。而遇之不以其道。不去也。夫豈非以外者爲足重歟。吾見其患得患失之不暇。而暇圖謀國家利安百姓哉。脩焉而辭職。忽焉而拜官。暮而處朝。而出屢進而屢退。其於道何如也。

空同子曰。君子不以卑賤而恥教人。亦不以尊貴而恥教于人。故君子能成己而成人也。人由教而成德。猶器以範模而成器也。吾之德誠足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雖卑且賤。固教人者也。吾之德誠待乎人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貴。固教於人者也。是故教人者存心於成人也。夫庸計其位之尊貴於吾乎。教於人者存心于成己也。夫庸計其位之卑賤於吾乎。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商湯也。文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文也。可謂尊貴矣。而教於君疇。務成昭。西王國。成子伯。時子思。號叔。管仲。卜商。曾無難色。君疇也。務

成昭也。西王國也。成子伯也。時子思也。號叔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教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武、齊桓、魏文。曾無赧容。豈非存心于成己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恥教於人。故不賢者以賢。而賢者以聖。之八士者。不恥教人。故能聖其賢。而賢其不賢。是故教人者。其重己守道。必若古之爲教者。然後能成人。教于人者。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成己。今也在下位而爲教。則慊然不安。而人且以爲倨。在上位而受教。則閤然不屑。而人且以爲辱。不中者終於不中。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於賢。賢者不至於聖。不知卑賤者。恥教人之過耶。不知尊貴者。恥教於人之過也。

空同子曰。土苴易得之物也。在天地之間。庸詎知其限乎。然使一人聚之。而十人取之。烏有不盡者哉。以無限之物。聚之者寡。而取之者衆。然且盡焉。況乎粟米布帛。出於人力。而有限乎。今所在耕者織者。恆不滿數百家。而食者衣者。恆數萬家。物力安得而不屈乎。人之力多者。莫如烏獲。數百人之中。力如烏獲者。不能二三人。若使二三有力人。而代數百人者。服奔走轉移之勞。未有不憊者也。多田之家。譬則多力之人也。大抵一邑之間。一鄉之內。數百戶之中。田多者。初不過三四戶。今也服役于官。惟田多之家而已。其餘或買于市。或商於途。或執百工技藝。雖積蓄有餘。以其無田也。役未嘗及焉。則與使三三有力人。服數百人奔走轉移之勞。無異矣。欲巨室無困。其可得乎。何如則物力不屈。曰貴農。何如則巨室不困。曰均役。不然。南畝之民。且相率逐末。田多之家。且胥爲簞人。國將奈之何哉。

空同子曰。休徵咎徵。天之所以禍福國家者也。五福六極。天之所以禍福人民者也。而莫不有以致之。國

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福也。而福至。蓋有隱德也。國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禍也。而禍至。蓋有隱惡也。人不念福本于隱德。而見其得福也。則以爲無妄之福焉。人不念禍基于隱惡。而見其得禍也。則以爲無妄之禍焉。是徒知有形之惡。而不知無形之惡也。徒知有名之善。而不知無名之善也。無名之善。隱德是也。無形之禍。隱惡是也。皆萌乎念慮。而常存乎心者也。而政之臧否。行之誠僞。莫不由之一心之微。貫徹三極。自萬乘至于匹夫。無貴賤一也。善惡之萌。迹雖未著。念則甚烈。已知之。人莫知也。人莫之知。天未嘗不知也。天知之。是以天得而禍福之也。故天之福隱德。禍隱惡。猶聖人之誅心也。善觀人者。惟觀其所得。所得福也。則其以善存心必矣。所得禍也。則其以惡存心必矣。善格天者。惟慎其所存心。存乎善。則福應之必矣。心存乎惡。則禍應之必矣。天非穹然蒼然之謂也。理而已矣。理無不在。故天無不體。逆乎理。逆乎天也。順乎理。順乎天也。逆順者。善惡之機也。善惡者。禍福之門也。而禍福未有無妄者也。故隱德之報。不自其身。則自其祖父。隱惡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而況萬乘爲天之子。居天之位。用天之道。執天之行。其感應又當何如。故漢高祖心乎寬仁。唐太宗心乎仁義。而呂后武后不能移其祚。秦始皇心乎殘暴。漢武帝心乎兵刑。而扶蘇據懼其殃。所謂出乎爾者。返乎爾者。豈獨雨暘燠寒風見於歲月日時之間而已。善惡之機。不可以弗之慎也。是以唐虞三代之聖人。莫不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聲聲。不能一息寧也。皆所以順乎天也。是故君子不必求福也。不必禳禍也。夫亦順天而已矣。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遊衍。而順天則在慎獨也。行乎人之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己之所獨知。猶人之

所知敬義以自持。誠一而毋貳。身之所履無弗順。心之所存無非善。斯君子之所以免禍也。斯君子之所以受福也。

空同子曰。古之所謂貴者。不待爵命而貴也。道德有諸己而已矣。古之所謂富者。不待貨財而富也。道德有諸己而已矣。貴不待爵命。故雖處畎畝爲齊民。而貴莫加焉。富不待貨財。故雖衣不完。食不足。而富莫加焉。處畎畝爲齊民。而貴無以加。此之謂天貴。衣不完。食不足。而富無以加。此之謂天富。天貴天富。富貴之在內者也。其得之自我。其失之自我。人不得而與之。亦不得而奪之。故貴富以天者。通不榮而窮不醜。有不驕而無不戚。今之所謂貴者。非道德之謂也。爵命而已矣。今之所謂富者。非道德之謂也。貨財而已矣。爵命以爲貴。故朝居位而暮去位。則暮得而賤之矣。貨財以爲富。故朝有餘而暮不足。則暮得而貧之矣。暮去位而暮以爲賤。此之謂人貴。暮不足而暮以爲貧。此之謂人富。人貴人富。富貴之在外者也。其得之非我。其失之非我。人可得而與之。亦可得而奪之。故富貴以人者。通則榮而窮則醜。有則驕而無則戚。君子也者。天之貴富。人之貴富。兼焉者有之矣。小人也者。天之貴富。人之貴富。兼焉者未之有也。是故君子有人貴而無天貴。無寧有天貴而無人貴。有人富而無天富。無寧有天富而無人富。有天之富貴。無害爲聖賢。孔顏之徒是已。有人之富貴。無救于狂愚。桀紂之徒是已。於戲。吾身有至貴富者存。而世之人乃舍而求之外。悲夫。

空同子曰。有求于人。而不加親。無求于人。而不加疎。此其人。君子也。有求于人。而惟恐不親。無求于人。而

惟恐不疎。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疎於己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己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也必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于人失時之後，亦必加疎於己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己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友，謂之真；小人之友，謂之僞。僞友者，常多有也。真友者，常鮮有也。鮮，真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多僞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友以道義，而道義無隆無替者也；與道義俱無隆替，則君子之心也。小人友以勢利，而勢利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俱其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存心，所以無恆，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恆也。以有恆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疎之也。況小者乎？以無恆之心，而與人友，雖簞食豆羹，而能親疎之也。況大者乎？是故君子不苟友人，亦不苟友于人。友人必察其所以友也，友于人必慎其所以友也。慎友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於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慎友不於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不相忮，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於其始，而相忮，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於其終。僞友者，則爲之也；真友者，固不爲之也。或君子察之慎之友焉，而出于真者，則內友焉，而鄰於僞者，則絕。絕僞友，所以率天下薄勢利也。內真友，所以率天子敦道義也。敦道義，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士薦以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謀去羣公子，乃與羣公子謀，使譖富子。其一公子謂羣公子曰：「不可。詐，愚。」

鬼蜮何可信也。宗族骨肉何可疏也。信鬼蜮不智。疏骨肉不仁。仁智不足。禍患將至。杙杜之風。角弓之雅。乃所知也。不假瀆告。敢以細事聞于左右。曲沃之與有神叢。叢大木也。蒿與女蘿附焉。神患蒿蘿之滋蔓也。欲去之。乃謂蒿蘿古人有言曰。大木之下無美草。傷于陰之多也。今木之幹且數圍。而爾之蔓不滿寸。則其枝葉實爾蔽也。蒿與女蘿亦自見其蔓不如木之碩也。疾之。見夢于里人曰。□佯非神之爲。惟木之怪。里人遂伐木。木之既伐。蒿蘿莫傳。是以亦瘁。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蒿蘿也。豈可去哉。富子苟去。我亦何所利焉。羣公子不聽。遂譖富子而去之。士薦又與之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爲寢。其中列楹。其四阿復列楹以相夾輔也。撼其一楹。棟必撓。去其一楹。寢必墮。如是寢之所恃。固在楹之衆矣。我之有族。猶人之有寢也。而吾與游氏。楹之謂也。昔者之譖富子。一楹去矣。去其一也。且懼壓焉。況可再乎。而又欲殺二子。將吾族之不支。豈惟二子。而不改圖可乎。羣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既士薦使盡殺游氏之族。其一公子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於身一體也。目視耳聽。患生故能知。手捍足防。難至故能備。此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焉。語所謂絕物也。何能爲哉。身之全者鮮矣。今譬之一體。游氏之族在吾族。吾族之手足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亡矣。二子之殺。而吾足亡矣。今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并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必從之。盡釋之以圖存乎。不然。悔無及矣。羣公子不聽。遂盡殺游氏之族。士薦乃城聚而處羣公子。獻公果圍聚。盡殺羣公子。君子曰。強宗。翰也。同姓。城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羣公子縱不是思。一人托物。而致意三焉。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

悟也哉。而終不聽。以及于難。羣公子所□□譬不遠。昊天不惑。回過其德。俾民大棘者矣。此計所以爲事之本。聽所以爲存亡之機。而貴乎哲也。詩曰。其爲哲人。告之話言。維德之行。

齊王問陳軫曰。大臣竊權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軫曰。此非小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者過淄水。淄水上有兩叢祠。水東之祠。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絕。水西之祠。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爲禍福。其一神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今夫大臣者。神叢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趨勢利者也。王欲知權重之所在。亦惟觀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明日朝羣臣。問曰。淄水上有兩祠。有諸。對曰。有之。其一微福者如市。其一無一人微福者有諸。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曰。由其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門可羅雀。而諸大夫門車轂常擊。其無乃似之乎。羣臣咸伏。而莫敢對。君子曰。陳軫之取譬也善矣。而齊王之詰羣臣也。則過矣。夫亦自強而已耳。湯武之朝。不聞主柄下移。伊周之佐。不聞執國之命。己不自強。而惟患政不自己出。授人以太阿。而欲無其割得乎。

空同子曰。天下之物。本方圓。烏用規矩哉。皆平直。烏用準繩哉。木也有直。有不直。不有繩焉。其不直者。則何以直乎。欲直其不直。是以繩生焉。地也有平。有不平。不有準焉。其不平者。則何以平乎。欲平其不平。是以準生焉。輿不自方。以矩而成方。蓋不自員。以規而成員。故繩之設。因木之不直也。準之設。因地之不平也。規矩之設。因輿蓋之不方員也。規矩準繩設。則天下無物弗方員平直矣。是故聖人之治天下。蓋莫不因而爲之制也。因民之不皆信也。於是乎爲之權衡量度。因民之不皆善也。於是乎爲之禮樂政教。因民

之不皆從也。於是乎爲之賞罰。因民之不皆治也。於是乎爲之兵刑。使天下無人而不信。有權衡度量哉。無人而不善。有禮樂政教哉。無人而不從。有賞罰哉。無人而不治。有兵刑哉。之數者設焉。而後天下無不信。不善不從不治之民。然則權衡度量之立。禮樂政教之脩。賞罰之用。兵刑之施。可一日少乎。雖然。不出于結繩之前。結繩之後斯出焉。吾固知聖人甚不得已也。雖不得已。亦豈外人心而有爲哉。是故賞因其好善之心而勸之云耳。罰因其惡惡之心而懲之云耳。禮樂刑政之類。罔不皆然。亦猶馬之性行也。而乘之。乘之而羈勒作焉。牛之性耕也。而服之。服之而輻衡作焉。而曲學者。乃謂聖人之治天下。削物之性。侵物之德。是烏足與論聖人。

或曰。言之立也。於世何與焉。而論其不朽。乃與立德立功者等。不既過焉乎哉。空同子曰。孔孟以空言配禹。吾先祖嘗論之矣。不敢勦取以廣告。姑言史氏之設。其爲言也。何敢望孔孟之萬一。然要其極也。使德備于身。功加于時者。而不有史氏焉。述其終始。發其精微。見於論著。書於簡冊。傳之當世。垂之後來。亦焉能不朽而永存哉。是或唐虞三代遠矣。其聖君賢相之盛德大業。仁人君子之微言茂行。與夫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昭乎如日月之麗天。更千萬世而彌顯者。則亦賴詩書史記之存也。不然。流風遺韻之猶存。宏規遠矩之無徵。雖欲憲章祖述之。夫安得而憲章祖述之。此孔子欲言夏殷之禮。而有文獻不足之歎也。而況春秋戰國秦漢以來。其功德不及唐虞三代遠甚。其遺愛何足以起人之思慕。而遂不至於無聞者。詎非以史哉。由其史之存也。故宇宙之分合。國家之理亂。政事之得失。習俗之美惡。道術之邪正。人材之

賢否。學士大夫得以討論。而時君世佐得以鑒戒焉。然則文史之職。其爲重而非輕也明矣。其爲要而非冗也審矣。漢武帝乃以戲弄倡優畜之。謂之不知務可也。矧道明德立之士。不獲見之行事。而托空言以立教者。奚可少之哉。奚可少之哉。

公乘生問於空同子曰。何以處憂患也。曰。聽其所爲。曰。何謂聽其所爲。曰。不動吾心。曰。心何以能不動。曰。物我皆喪。吾嘗自安東浮海。至于崑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吾自分必死。已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吾起居飲食言笑。與平時無異焉。舟中之人。皆淩兢戰慄。如露立冰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於魚腹。血于兵刃。命矣。死無時矣。不必懼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孰若安坐飽食哉。衆乃少安。比登岸。吾問同舟之人。方寇賊礁淺颶風時。公等皆懼。我不懼。公等皆不食。飲我食。飲。今日公等登岸。我亦登岸。則吾向云云。豈不信矣乎。相視一笑。吾以是信。處憂患。惟聽其所爲而已矣。聽其所爲。則不知憂患之爲憂患。而自然安焉。豈惟憂患哉。處富貴亦然。是以得失不患也。世之人。皆有所顧。故皆有所慕。有所畏。畏慕交于中。此其臨財則義不明。臨陳則戰不力。而不思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莫非命也。又何必臨事皇皇然。計其美惡。而就避哉。祇足以亂方寸焉耳。公乘生曰。余聞處憂患而得行己之道。其殆所謂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請書諸紳。

申屠生問空同子曰。學何務。曰。治心。曰。心何以治。曰。養之。曰。有道乎。曰。有。曰。道何如。曰。少思寡欲。主敬。少思則靜。寡欲則明。主敬則一。靜其本也。明其體也。一其要也。今夫水。其一人撓之。而其一入不之撓。若苟

一撓一不撓。則針遺芥墮而可指取也。必於其不撓者焉。苟自不撓者可指取。則是以靜爲本矣。今夫鏡。其一塵翳之。而其一塵不之翳。若苟一翳一不翳。則妍醜並照而無遁形也。必於其不翳者焉。苟自其不翳者無遁形。則是以明爲體矣。今夫路其東多歧。而其西無歧。則牧豎過之而亡其羊也。必於其歧多者焉。苟自其歧多者亡羊。則是以一爲要矣。一故靜。靜故明。靜明一學之務畢矣。是故少思未遽靜也。少思則欲不動。而無思可至焉。寡欲未遽明也。寡欲則情不勝。而無欲可至焉。主敬未遽一也。主敬則有主。而無貳可至焉。無思則靜矣。無欲則明矣。無貳則一矣。而學之務畢矣。故曰。其道在少思寡欲主敬。此非余言也。先民之訓也。力行則存乎人。

右瞽說若干篇。空同子之所作也。空同子習於六藝之學。天子選爲太學官。居太學六年。諸生從之授經。皆曰。空同子誠吾師也。東西行者至京師。欲求當世文章。必于其門。京師之學士大夫。亦多推之。皆曰。空同子。吾畏友也。而空同子退然若不及人視之。佔畢一儒耳。天子知之。親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得告而歸金華。奉其父母。處于兄弟之間。愉愉然。間讀書爲文。矻矻如也。余於是得其瞽說讀之。託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之體。達於人情之變。如鉤探物。連牽不絕。其出不窮。原其蔽之所始。要其勢之所必至。戚戚然思以杜之。拯之。以上承天子聖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余乃歎曰。美哉乎。空同子也。人之所不見知者。余知之矣。單襄公曰。忠文之實也。知文之與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瞽說者。本乎仁。發乎義。有進戒之忠。有慮遠之智。非若世之鬱悒悲憤不平而鳴者比也。蓋其先

世之遺風。於是而存焉。若昔長公少公之事。未知無不言。言必中天下之過。空同子似之矣。蘇氏之秀。豈惟在廷哉。惜不令黃魯直見之。而余深爲之擊節云。洪武八年五月十日。金華胡翰書。

右太史蘇先生平生所著詩文。凡一十六卷。前蒙陰縣簿林公與直編類。鏤板郡庠。傳世既久。朽失過半。別駕曹侯下車之初。尋訪舊本。繕寫繡梓。以補其缺。然舊存者。率多昏翳訛謬。恐誤後學。於是不揣蕪陋。公暇躬自校正。乃命郡人葉景森繕寫成書。謀諸郡守武公。揮使牛公。貳守曹公。通判黃公。各捐己俸。重壽諸梓。遺史蔣處育以董其事。經始於壬戌春二月朔。畢工是歲秋八月望。凡七閱月而書成。燦然一新。編卷目錄。悉依其舊。中間字義脫落。無可引據者。姑虛以俟。後之君子。章貢黎諒謹識。



蘇
平
仲
集
六

